

蕉

風

· 本期要目 ·

- 明里沙..... (論理) 漫談戲劇創作
- 朗 蕭..... (詩) 椰樹
- 空 晴..... (詩) 高山雲
- 匡 力..... (詩) 望夫石
- 卓 呂..... (說小譯翻) 賣雪條的孩子
- 者 習..... (說小) 轆轤車邊



鍾泗濱

(畫油) 選檳榔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編輯者：蕉風編輯委員會

P. O. Box 2634

Singapore 9

319C River Valley Road,

信箱：二〇三四號

三一九C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承印者：

文聯印務有限公司

81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 目錄

	選檳榔(封面).....	鍾泗濱
	漫談戲劇創作(理論).....	沙里明(3)
新詩	椰樹.....	蕭明(4)
	盲校工.....	常夫(4)
	高山的雲.....	晴空(7)
	日里河——歌唱吧.....	林炎海(7)
	望夫石下.....	力匡(9)
小說	牆頭草.....	李興(9)
	深淵.....	王明(5)
	賣雪條的孩子(翻譯).....	呂卓(10)
	輾棍車邊.....	習者(15)
	蘇丹娜(翻譯).....	馬摩西(20)
小品	紅豆.....	蕭遙天(13)
	電髮.....	美蘭(17)
	美麗的小鬥士.....	黃昌虎(18)
	哭美人.....	林明(19)
寓言	天文家.....	彭立明(6)
	守財奴.....	彭立明(6)
	神經病患者之鄉——紅毛丹.....	萬景添(8)
	(馬來亞生活素描)	
	文藝語錄.....	陳世能(12)
	漁網(封底).....	鍾泗濱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一些愛好戲劇藝術的朋友們偶而聚會在一起，漫談當前的戲劇運動問題時，每次都會得到兩種相同的結論。其一是搞戲劇已經成爲年青人最普遍的嗜好，一般觀眾對戲劇也已經較前大大提高，只要有適合演出的好劇本，大家都會爭着上演；這也就是說，喜歡搞戲劇的年青人，喜歡看話劇的觀眾更多，戲劇運動大有可爲。然而第二個結論却令人大傷腦筋，那就是適合演出的好劇本太少。

中國話劇發展的歷史只不過是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初期的劇本創作只是僅具雛形而已，及至曹禺的「雷雨」出版之後，才向前跨進一大步。然而自此以後的二十年間，劇本創作絕大多數是反映某一階段的社會意義或以反映某一時代意義爲主題。例如抗戰前後十多年間的劇本創作，絕大多數是以激發民族意識從事抗日戰爭爲主題，或是反映淪陷區、戰地、大後方的現實社會，這一類劇本乃成爲一支主流。此外，還有一些歷史劇的創作，或翻譯、改編外國的好作品，但數量不多，且受種種舞台條件的限制，並非任何小規模的劇團所能輕易演出。因此，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劇運動雖然蓬蓬勃勃，但在劇本創作方面，也還是貧乏得可憐。

星馬劇運認真說還是萌芽的階段。戰前由於武漢合唱團南來，曾在這一塊未開墾的沃野處女地上撒下一撮種籽。但是因爲在日軍佔領星馬的三年八個月，對中華文化極盡摧殘之能事，故劇運停頓，多在戰後才逐漸長出一點點嫩芽。戰後這十年來雖然談不上多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劇本荒、劇場荒、演員荒，以及各種客觀環境的限制之下，能有微小的一點成就，已經是非常難能可貴，最低限度已經生了根，發了芽。

當前最感困難的是劇本荒，不論是業餘劇團或學校青年的演出，對劇本的選擇總是煞費苦心還不能如願。「抗戰劇本」不能適用；歷史劇受種種舞台條件的限制；翻譯劇本在這華洋雜處的地區上演，在人物化裝方面總覺得是四不像，可能收到反效果；文藝氣質太高的戲怕觀眾不易接受；喜劇又怕流爲迎合趣味的胡鬧戲；人物太少的戲怕太單調枯燥；人物太多的戲又限於人力；意識不正確的不願意上演；有意義有價值的戲却不一定能是當地環境所能容許。這便七除八扣之後，要找一本適宜於此時此地演出的好劇本真如鳳毛麟角。於是大家只好從「雷雨」、「日出」、「原野」、「家」、「陞官圖」、「結婚進行曲」、「重慶二十四小時」、「上海



屋簷下」……等十幾齣比較適宜的戲上轉念頭。說起來真是可憐至極。然再深一層看，適宜上演的好劇本不但太少，同時還不是此時此地所需要的東西。例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家」，固然都有其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但從現階段的星馬社會觀點來看，這一類劇本在此時此地演出，充其量只能讓觀眾了解另一個時代和另一種社會的當時情況，與此時此地的現實社會距離太遠，起不了多大教育作用。因此，我們覺得當前最要緊的是劇本創作，多產生一些取材於此時此地，反映此時此地現實社會情況，且能適宜於此時此地上演的好劇本。

劇本創作比較任何一種文藝創作還要困難，因爲戲劇是一種綜合藝術，如以琼斯（Henry Archer Jones）給戲劇所下的定義說：「戲劇是緊張與危機的連續，或者是迫切戰鬥的連續，而這種連續是有系統地連接起來，從劇本開始到結局逐漸上昇和加速而達於高潮。」則劇本創作可以說是最新最超的創作技巧的表現。再從社會觀點來看，「戲劇的主要特質是社會戰鬥」——這一羣人和另一羣人對抗，或是個人對一集團對抗，或者這一集團與另一集團對抗，或者個人團體與社會勢力或自然力量對抗——自覺意志爲達到一種可以推斷的特殊目的而努力，這種意志的運用一定要強而有力，面對着危機戰鬥下去。」——引魯遜 J. H. Lawson 語，則戲劇在本質上乃係社會戰鬥的形象化，舞台不但是人生的縮影，是現社會的反映，同時也是人生的小戰場。因此，戲劇不只是僅把某一羣人在某地所發生的一段故事搬上舞台而已，最主要的還得看這一個故事是否具有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這一些人物是否社會上活生生的人，是否根據「自覺意志」而致力於社會戰鬥。例如「日出」裏的每一個重要人物都是上海這一類國際性商業都市的必然產物，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存目的，也有其戰鬥目標，以每一個人自覺意志發生的矛盾衝突鬥爭而構成了一個錯綜複雜而極深刻生動的故事。這也就是劇本創作的先決條件，我們在此時此地的現實社會環境中，儘可以找到許多生動的題材與人物，而足以組成一個生動的故事，把它搬上舞台。但寫劇本應最先考慮的是主題；最好還是先定主題，再以此爲根據去從事劇本創作。

至於結構及劇情發展的處理，舞台場面的安排，人物造型，對白的淨化及其他舞台條件的配合等，均屬創作技巧的問題，留待以後再談吧。

## 樹 椰

朗 蕭

你不過是一棵椰樹，  
拉長着頸子，  
伸向深灰色的夜空，  
你究竟在看些什麼啊？  
經年累月凝視遠方。

詩人會經歌頌你，  
說你默緩着熱帶風光，  
這也實在是你的弱點，  
你就耐不住深秋的寒霜。

暴風吹過來，  
你只是發一陣傻笑，  
看你那一頭亂髮，  
還在得意的自鳴孤高！  
不幸你生在我的小樓前，  
只是孤零零獨自一棵，  
就如荒野中你的同類，  
它們會一起乘風怒號。

可是你生長在都市裏，  
見識也許比它們廣博，  
你看到霓虹燈，  
你看到摩天樓，  
還有那熙熙攘攘的人羣，  
他們究竟在忙些甚麼？

你有時也會在微風中搖首，  
我似乎聽到你輕輕嘆息，  
是不是看到了荒淫與無耻，  
也看到了苦難與饑餓？

這都市充滿了罪惡，  
你為何總是不言不語？  
唉唉，你不過是一棵椰樹，  
你看得太多，實在說得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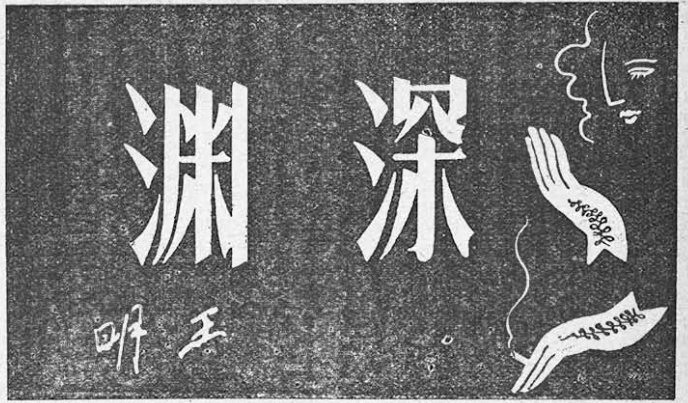
## 盲校工

常 夫

心靈的窗子，

你早經關閉，  
繁華的世界，  
不再呈現於你眼前；  
耀眼的黃金，  
對你失去了誘惑；  
迷人的美色，  
再不映上  
你的心幕。

你以聽覺觸覺，  
代替視覺；  
你以數算來  
確定時間。  
雖然，  
你眼前是一片黑暗，  
但是，  
你心中自有光明，  
你愉快的打發歲月，  
你準確的敲着校鐘。  
啊，可敬的盲者，  
你使人學到很多。



是一個天  
氣明朗的早晨，街上很熱鬧，車輛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喧嘩的聲音，商店裏陳列着五光十色的貨品。惠芳攜着巴利籃，跨出門口，迎面碰

到隣居那個叫做秀紅的，打扮得像花蝴蝶似的，滿身帶着閃爍的金器，搖搖擺擺地走過去了。她十分羨慕，也十分妬忌，暗地裏詛咒對方的驕傲，希望自己有一天裝飾得更華貴。

每天丈夫出門的時候，照例只放下兩塊錢，作一天的菜餚及零用。摸著那兩張一元的鈔票，她不禁垂頭喪氣了。

一陣風兒吹過，她打了一個寒噤。

人家多麼有本領，掙很多的錢，把太太裝成一「金身」似的。她怨恨丈夫不中用，在商店裏充任一名低級職員，待遇微薄，跟了這樣的窮措大，開門七件事都難辦，怎樣捱下去！

她睡著身上的花布衣裳，已經褪色了，這麼寒酸，自己也覺得慚愧，怪不得人家看不起。她幾次要做新衣，但每天只有兩塊錢，儘量節儉，

也存不了多少，能够做什麼呢！

「唉！」她覺得這樣挨着貧困的生活，委實虛度寶貴的青春，再也忍不住她的感傷，洩出一口淒然的嘆息。

新的煩惱又湧上她的心頭，百物昂貴，買菜原不容易，巴利裏雖有鮮美的魚肉，却缺乏多量的錢可以購買，往往兜着圈子浪費了相當長久的時間，到後來還是只好買一些次等的東西。

「頭家嫂，進來照顧啦。」

她抬頭一望，原來是雜貨店的老板裝着笑臉和她打招呼，她沒有考慮便放開脚步跨進去。

這的確是一家貨品充實的雜貨店，糯米油豆之外，罐頭食品、日用品、化妝品，無不俱備，裝璜美觀，琳瑯滿目。她巴不得都能佔為己有，但袋裏不爭氣，使她只得呆呆地站着發歎。

她以為空手退出未免太難為情，正在打算購買一些價錢便宜的食物，冷不防有人拉着她的手兒，嚇得她抖了一下。回頭一看，原來是街坊上相識的那個肥婆。那肥婆把她拉到後面，老板也

跟着。

肥婆很闊綽地掏出一張十元的鈔票，遞給老板笑着說：

「萬字票，『二一四五』七張，『五四一二三』三張。」

「那裏來的好字，買了這麼多？」老板把號數抄下，很詫異的問着。

「這是山芭裏樹神賜的『真字』，樹神非常靈驗，我求得的是『二一四五』，担心着它掉轉過來，所以又買了『五四一二』，相信必有中彩的一天，你要把款項準備妥當，等我來取。」肥婆很神氣地說。

「好！我的鈔票都是一百頭的，有財氣的儘管來拿。」稍停，老板望着惠芳說：「你要買嗎？這是天公地道的，依照馬票的號數開彩，中獎即刻可以到來領銀。」

「我……」她老早知道萬字票，買一塊錢，中了頭獎就有三千塊錢的獎金，本少利多，倒是

很值得一搏的，心裏掀起無限的慾望，却想不出買什麼號數才好。正在躊躇不決中，肥婆替她打了主意。

「跟我買吧，包管將來一定中頭獎！」

她受不住誘惑，把兩塊錢恭手送給老板，跟着肥婆下注，換來了美麗的幻想。

每逢馬票開彩的時候，萬字票的新聞像雷聲般响亮起來了。

阿豬中了頭獎呀！

阿狗財氣好，買了許多的票數，中了數萬元，不做小販了，駕着汽車吃風去。

中獎的有姓名和住址，繪影繪聲，好像果然有這回事，使人們更加信任，那些窮人湧起偉偉的念頭，拿出僅有的錢來下注了。

她像着了魔似的，完全被萬字票迷住了，瞞着她的丈夫，每次或多或少下的注。丈夫沒有在家裏用飯，她連買菜的錢也節省下來，作為她的賭本。如果一朝中了頭獎，手頭有錢，金飾呀，服裝呀，一切時髦的配備將把她點綴得很漂亮，這是多麼美好的希望，還有什麼不值得犧牲呢！

齊天太聖顯靈了，古樹變成神仙了，神童降臨人間了，吊死鬼有靈了，發生車禍的車牌號數也是人們眼中的「真字」了。無稽之談，像傳染病的病菌侵進一般傻瓜的心坎。

奇奇怪怪的新聞，不斷地傳播着，據說：場厝義公墓裏剛埋葬的新鬼顯靈了。有人說那人是失業自殺的，有人說是給汽車輾死的，有人說是無錢醫病而死的，有人說是殉情的少女，傳說紛紛；但不管那是什麼死鬼，只要顯靈就夠了，人們買了香燭錢紙前往墳頭叩拜，祈求真字，並許下厚禮。

越是新奇的消息，越是刺激萬字迷的心緒。她憧憬着美好的未來，打算親自到公墓去走一趟。當她把計劃告訴肥婆，肥婆一口讚同，還要和她同行。

早晨，她的丈夫照例很早往公司做工，她馬上打扮得很整齊，搽着艷麗的脂粉，披上一套最

新的衣裳，帶着老早預備妥當的香燭冥紙，找了肥婆，匆匆地向公墓進發。

她倆在場厝港下車，走了一段泥濘的小徑，便到了目的地。荒塚壘壘，蔓草叢生，不知埋沒了多少哀怨的男女，顯出一片淒涼的景象。

天上罩着黑雲，太陽躲得無踪，風聲蕭蕭，沙塵飄盪，四處迷濛。瞧着荒塚，她有些害怕，不禁怔住了。

「走吧！」肥婆鼓起勇氣，拉着她向前進。繞過了一個坡，走了數十步，一座墳墓赫然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泥土猶新，還沒有生長雜草，墳前滿是香枝，殘燭及灰燼。肥婆指着它笑嘻嘻地對她說：

「這就是了，你要虔誠禮拜，包管你中頭獎！」

她和肥婆忙着焚香頂禮，跪在骯髒的地上，咕嚕咕嚕地祈求「真字」，說偷能獲中頭獎，一定有豐盛的酬謝。接着，她拿出帶來的煙枝空罐，裏面裝着十個紙團，寫着自零到九的號數，每次搖出一個號數，然後再放進去，第一次搖出的是一個「一」字，第二次是一個「九」字，第三次是一個「五」字，第四次是一個「六」字，接連四次，把號數依照先後的次序排列起來，便是「一九五六」，這就是她眼中的所謂「真字」，然後燒了冥紙，算是功德圓滿。

從此，「一九五六」這個號數便成為她的至寶，到了新加坡賽馬那天，她把一顆金戒指送進當舖典押了現款，全部做了萬字票的賭注。

晚上，她做着甜蜜的美夢，馬票開彩，首獎末尾的彩數，果然是「一九五六」這四個字，她中了萬字票的首獎，獲得數萬元的獎金，一變而為富人，穿了摩登的服裝，戴着一隻很大的鑽戒，滿身珠光寶氣，坐着自備汽車，人們都向她討好，稱呼她為少奶了。

第二天，她大清早到雜貨店去問消息，却是落空了，瞧報紙，馬票中獎的彩數，完全不見「一九五六」的號碼，使她非常失望。

然而她不灰心，她認為「一九五六」的號數必有開彩的一天。可不是嗎？那個綽號鐵算盤的相命先生，分明斷定她的財氣快要來了，決不會差錯的。

她不願意罷休，竭力籌集下注的資本，家裡比較值錢的東西當光了，可以借錢的親友也借遍了，甚至託肥婆借高利貸，所有的錢，都填下萬字票這個無底的深淵。從新加坡而去吉隆坡，怡保及檳城，各地舉行馬賽，她都盡量設法下注。

中獎原是很難得的機會。她沒有中獎，負了許多的債。債主找上門來，逼得她要命，她的精神十分痛苦，夜間失眠，食量減少，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怎樣還債呢？這個問題，使她傷透了腦筋。她又不敢向丈夫陳述她的苦衷；其實，她的丈夫入息少得可憐，僅僅可以勉強維持家用，那裏有錢可以替她清償債務！

肥婆瞧着她還有幾分姿色，倒是一株搖錢樹，給她貢獻這樣的意見：

「惠芳，用不着愁沒錢，你長得這麼漂亮，漂亮就是賺錢的資本，只要你願意……」

「如果我的力量做得到，有錢入手，可以還債，當然我同意你的主張；究竟是甚麼工作呢？」她迫切地問着。

「這很容易的，一點也不辛苦。」肥婆靠着她的耳朵，繼續對她說：「只要你肯和人家睡覺，金銀財帛將源源而來。」

「不行！不行！我不能做這種無恥的事情！」她漲紅着臉孔。

「債主逼得緊，你不馬馬虎虎，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俗語說，笑貧不笑娼，我替你介紹慷慨的男子，暗地裏幹着，當作一番玩耍，刀過水無痕，神不知，鬼不覺，誰知道呢！」肥婆爲了自身的利益，再三慫恿着她。

「不！不！我不能……」她拒絕了肥婆的要求。但，債主愈逼愈兇，她不曉得怎樣應付，越想越覺得悲哀，終於患了神經病，整天喃喃自語着：「一九五六……」

## 天文家 · 彭立明 ·

有一個天文家，他常常到外面去觀察星象，有一晚，他照例地走到城外去觀察星象。全神貫注，望着天空，一不留心跌入一個枯井中，他受了傷，痛哭非常，便大聲呼救。鄰人聞聲，趕緊跑到井邊來，問明了原因，才知道底細。鄰人便向天文家說道：「天文家啊！怎麼不顧地上的東西呢？」

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人是沒有好結果的。

## 守財奴

一個守財奴，將一塊金子埋在舊牆腳旁的地下，他每天都去看牠。

有一個工人，看見守財奴時常到那裏去，就開始注意他的行動。發現了藏金的秘密，工人就將埋在舊牆腳旁的金子偷去了。

第二天，守財奴再去拿金子的時候，見藏金洞已經空着，就抱頭大哭。一個鄰人，見他如此悲痛，就問他道：「你爲什麼哭？」

「我的金子不見了。」守財奴答道。

「你的金子是在那裏不見的？」鄰人又問。

「就在那邊。」守財奴指着藏金洞說。

「你的金子藏了很久吧？」

「是的。」

「那你爲什麼不用掉牠？」

「捨不得。」

「捨不得？」這也難怪了。我看你還是拿一塊石頭，把牠放在洞裏，仍舊當那塊金子看吧！因爲這對於你完全是一樣的；金子在的時候，你既不使用牠，和沒有金子不是一樣的嗎？」



## 高山的雲

晴空

粗皮狼齒的鱷魚，  
 蠢臥污泥潭；  
 賊目盜爪的老鼠，  
 依仗着黑暗。  
 嫵秀的芝蘭，  
 該插根幽谷；  
 清逸的雲，  
 生長在高山。

鴛晨風出遊，  
 白紗巾輕圍峯巒，  
 低谷間打個結，  
 松坡香霧迷漫。  
 紫鳥認不得歸路？  
 濃綠間幾度旋轉，  
 白衣使者追到山頭，  
 送鳥一堆棉窠，山一頂絨冠。

不用墨汁，  
 勾得出山景高低濃淡，

不出聲音，  
 叫得醒林蔭沉睡寒蟬。

不必強留，  
 飛泉上自然忘返，  
 不必遠送，  
 半途杳然失散。

愛戀金銀的癡兒，  
 穿梭市塵；  
 追逐虛榮的男子，  
 折腰塵寰。  
 車馬如龍的繁城，  
 雲不染，  
 醒了的人推開窗，  
 仰頭看。

## 日里河——歌唱吧！

林炎海

日里河，  
 你有多大底年紀？  
 人們已經記不起，

有的人說：

日里河——你衰老了，  
 宛然一個多愁底老丈，  
 夜裏睡不好，  
 日裏寂寞低唱。

日里河——

你是我們生活底伴侶，  
 我愛你——  
 就像人們愛着他們底母親。  
 我們信任，你還年青，  
 一切底痛苦都不該是屬於你。

日里河——

你是我們生活底伴侶，  
 看見你——  
 就像久別重逢底母子一樣地歡喜，  
 日里河——歌唱吧！

歌唱早晨，  
 歌唱希望，  
 歌唱人間幸福底明天。

# 神經病患者之鄉

## 紅毛丹

· 添景萬 ·



紅毛丹離開我住的地方只有六英里，不管我是乘脚車或是坐汽車，都不消十五分鐘就可抵達。

雖然，紅毛丹位於窮鄉僻壤，是一個芝麻小地，沒有堂皇富麗的汽車洋房，沒有光輝燦爛底霓虹燈，沒有不夜的天，沒有泛濫底人潮，……然而，她却有自然所賦予的清秀雅靜底氣質。那裏有全馬獨一無二底神經病院，有一個能治療皮膚病底溫泉，有一條清可見底，冷澈骨髓底河流。

所以，紅毛丹雖然小，却小得玲瓏可愛；雖然靜，却靜得溫柔可喜。是的，她就像一位鄉村處子一般樸素嫻靜。

沒有那條清澄冰涼底紅毛丹河，也許瘋人院就不會設立在紅毛丹；而如果没有瘋人院的點綴，紅毛丹也一定要黯然失色，沒沒無聞的。紅毛丹河水來自一個深幽的山泉源頭，供給全鄉的食水。那水不但清澄淨潔，並且還含有一種很稀薄的，有補腦作用底元素，有利於神經病底醫療。因此，神經病院就選擇了紅毛丹而設立了。這種說法，並非毫無理由的，不然，交通比這兒便利，地方比這兒廣大的所在多着哪，政府幹嗎要把神經病院設在這個微不足道底山城呢？

### 二

提到紅毛丹，是不能不談談它底瘋人院的，因為人們早已把瘋人院和紅毛丹混為一談了。如果你裝瘋作傻的話，人們一定會開玩笑地說：「把他送到紅毛丹去罷！」如果你說你住在紅毛丹，人們總喜歡說你是住在瘋人院裏的瘋子，可見

瘋人院佔地頗廣，至少比本校（鍾靈中學）所佔地面大五倍。四周圍以鐵線與青竹，院內綠草如茵，花木茂盛，儼然是一個世外桃源。事實上，裏面的千百瘋人及神經病患者，也確實是生活在另一個天地裏，他們與塵世隔絕，也與塵世無爭。就跟那些失意的出家人，削髮隱身於深山野林，寺廟庵廟裏沒有甚麼兩樣，不過，他們比出家人更不幸，更可憐可悲，他們或因先

天的遺傳，或因後天遭遇過度磨折與打擊，諸如失戀、思親、思鄉、慾望不能達到等種種原因，以致惶惶然若喪魂落魄。他們的內心是那樣的空虛，那樣的絕望，當他們的感情和理智都陷落在茫茫底深淵或大海裏的時候，他們抓不到一片足以寄託的木片，於是越沉越深，也越絕望，最後，他們想不開，變成神經錯亂，終於瘋了！瘋得跟野獸一樣，使人見而生畏，既可悲亦可憐。

朋友趕快把袋裏抽剩的半包海軍牌香烟及幾個銀角給了他，我們就走開了。他也就滿足地走開。朋友告訴我：這個瘋漢，可能是戰時會回國服務，並且有過得獎的愛國之士；由剛才他拿的那面布旗有甚麼「第××大隊」……等字樣，和他喊的口號就可知。

說起來，瘋人院裏倒是「人材濟濟」；男女老幼，達官貴人，文人學士，販夫走卒，婦人少女均有。他們或會騰達一時，或會飽受滄桑，或學貫中西，或精於技藝，總之各樣人物，應有盡有。然而他們的才藝，他們的學識，却為可憐底神經，廢於一旦了。

對這樣的猜測我當然沒有甚麼異議。不過我却有了一陣的嘆惜。那一面布旗，一定隱藏着一個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不然，他一定不會捨不得將它拋棄。如果他真的會

記得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到瘋人院參觀。才在瘋人宿舍下車，就有一位穿着監犯似的短衣短褲底大漢，手裏拿着一面寫滿中文字，類似獎狀的陳舊布旗；口裏唸唸有詞地向我們走來。我先是一怔，但朋友說，凡是能獲得院方准許出來的瘋人，都是不大瘋了的，我才安心。該瘋漢走到我們面前，把手裏的布旗展開，一面點頭向我們討香烟和錢。我頓時感到一陣疑惑，這人到底真瘋還是假瘋呢？說是真瘋嗎，怎麼還懂得要錢？說不瘋嗎，却又搖頭擺腦，瘋瘋顛顛的。朋友於是問他：「你手裏拿的是甚麼？」

「中國萬歲，萬萬歲。」他竟然牛頭不對馬嘴地高嚷起來，形狀十分滑稽。看樣子，不會是假瘋的。我們在院中走馬看花般參觀了一陣，只見一列列的平房，住滿了瘋瘋顛顛的人；男女隔開，可望而不可及。瘋人的住處，是以瘋的程度的深淺作標準，大瘋的被獨自關在一間房子，微瘋的則雜居一大室。同時，病況比較好的，還被指派負責到院內的糧食部領取每日的飲食，有些則由管理人帶着，派到附近的園地去耕種或工作。

該院的環境和設備還不錯。據民選衛生部長於數月前披露：在新的醫藥儀器底協助下，瘋人醫癒的機會已日漸提高，目下大約每百入中有七十巴先有希望醫好。若果真如此，則瘋人幸甚。在歸途上，我



# 望夫石下

力匡

只要走盡那道長橋，再轉過這一帶土坡。是不是你已經走累？我看你臉色不大快活。

或許你真的倦乏，我們先在山下坐坐，你抬頭看看那塊大石，再聽我告訴你一些傳說……

就這樣那負心漢去了再不回來，痴心的女人在山上寂對長空寥瀟，當年的盟誓已隨雲散，寒風把熱淚由眼眶搖落。

直到一天神把她變成了石頭，她孤獨地由春光燦爛望到綠葉婆娑，到月下已有一份悄然的清冷，到一層薄霜把早晨的道路舖過……

我當然不因此就責備所有男人，至少你不是如此的一個，我記得你的每一句話，相信你永遠不會騙我。

怎麼你說你明天就要離開，你一點不關心我的難過？

我再不要聽你講話，你們全是蛇鼠一窩。

（註）「望夫石」是在香港對面新界沙田村的一塊有名的巨石。

不禁虔誠祈禱，願科學和醫藥早日幫助那無數的可憐人脫離苦海，那就真是功德無量了。

### 三

紅毛丹河在市郊內，河面並不怎樣寬闊，然河水來自山泉，清爽涼快，加以岸旁細沙柔美，岸上岩石嶙峋，倒是別有一番風緻。當緊急法令還未施行之時，每逢周末假期，男女遊客，蜂擁而至，熱鬧情形，雖不若檳城和波德申的海濱，但也給山城平添無限春色。我讀小學時，就會多次隨着學校裏組織的野餐隊，到此遊山玩水。可惜，緊急法令却把它列入禁區。因此紅毛丹河除了淙淙的流水，寂寞地奔流之外，再也尋找不回往日的舊夢了。

### 四

越是稀少的東西，就越加可愛，這是人的一般常情。馬來亞的天然溫泉是少得幾乎沒有，因此，紅毛丹的「熱水壺」就顯得特別珍貴了。這溫泉位於郊外，泉湧處，築有用以洗浴和更衣的房子。據說，此泉戰前是由日本人所經營的。泉水含有硫磺質，可治療皮膚病。並且在源頭處，泉水熱度奇高，雞蛋放下去，只消數分鐘，生蛋即會變成熟蛋了。不幸緊急法令却將它與萬千遊客之間劃下了一道鴻溝，長此下去，本來溫暖的泉水，有一天也許會變成了冰冷呢！

### 五

此外，紅毛丹還有一個頗有名

氣的東華洞，位於路傍，車經過時即可見。此洞像三寶洞一樣，洞中有洞，並且亦是如來佛與觀音娘娘的行宮。因此往時，善男信女，慕名來拜者，絡繹不絕。

### 六

至於教育和交通方面，山野之地，當然談不上怎樣發達。不過這裏離怡保極近，要唸中學，可乘脚車或汽車到怡保去，每天來回，也不覺不便。

紅毛丹原也像怡保一樣，分為新舊兩個街場，只是如今舊街場已衰落不堪，再也看不出紅毛丹原日的面目。

### 七

在今天這個動蕩不安底亂世中，紅毛丹就像名菓「紅毛丹」似的清雅有味，她雖然是荒僻一點，却不失為亂世中一個青葱可愛底綠洲。遠處的浮雲正在山頭飄蕩無踪；白雲蒼狗，世事變幻莫測，令人神傷。人為的法令，使得這個原就不太熱鬧底山城，變得更加寂靜，更加蕭條冷落了。

### 牆草頭

李興

高踞牆頭一株野草，俯視着廢墟下的小樹得意微笑，

自詡為識時務者，隨風而扭動細腰，

但却抵不起狂風稍稍一捲，便被連根拔掉。



# 賣雪條的孩子

印尼·阿馬魯拉作  
呂卓譯

如果所有的人都說他們也遭受了困難，  
那末這個世界是為了誰……？

月亮帶着微笑從東方昇到半空，好似大戲班裏的一位明星向觀眾問安。天邊，一塊塊的雲飄過。

這是個星期六晚上，是勞動的人們休息的夜晚。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從屋子裏出去吃風，欣賞優美之夜的清涼空氣，看看這種許久才能碰上一回的皎月之光。

堤邊廣場裏的一張凳子上坐着一個青年，他雙腳交叉着。他在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微笑的月亮，可是他的思潮却飄得遠遠的，不知飄到哪裏去了。

沙立夫（這個青年的名字）一個人獨自在默默地想起一件件的往事。他住在棉蘭，在一間洋行裏做財庫，他在那裏由低微的薪金做起，一直做到領取可說是過得去的薪俸，即養得起一個老婆和一個兒子的薪水。

五年前他就結婚了，他所選擇的是一位良家出身的受過教育的女子。未結婚前他內心裏就產生了這樣的想像：他的婚姻將帶來幸福，因為他所選擇的是自己心愛的人，而且他們的愛情並不是出於單方面的。他們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後就生下了一個兒子。自此之後，沙立夫就開始多動用腦筋了，尤其是因為孩子是男的。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以後要好好地培育那孩子，直至把他送進大學，甚至必要時送到外國去留學。以便當自己到了年老時，兒子可以成爲對社會有用的人；假

如自己去世了，就可以毫無遺憾地留下這個兒子了。

所以他需要節省，需要儲蓄一些錢。除了孩子的養育外，他還要從薪水中扣下一部份的錢來購買土地和房屋。在將來退休後他就可以住在自己的屋子裏。總說一句，廿五年或卅年後將會發生的事情他已經開始想到了。

他當時所苦苦思索的就是這些高超的理想和幻想，因為它們受到了莫須有的障礙。阻碍他的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妻子。

他的妻並不贊同他那長遠的幻想。在她來說，明天的事還是到了明天才打算。今天所收入的今天就把它花光，只要身體還強壯，還有氣力可以使用就算了。所以丈夫每個月的薪金她都沒有留下少許。工錢在月初就讓妻子「分配」清光；清還雜貨攤的欠款，商店的賬目，和上個月買菜欠下的零星數目。布販在等着，生菓販在索款，結果只有一百盾錢留在他手上。而且從這一百盾中他還必須準備看戲的錢，因為每換一次片，每次有新片放映，妻子一定要去看，她說是「去開開心。」

爲了使甜蜜的生活能够永遠甜蜜，那末在孩子未出世前，沙立夫對妻子的要求從不反對，只有順從。可是自從蘇夫額日出生後，他就開始把妻子看戲的次數稍爲減少了。因此在他們夫婦間就產生了思想意識的衝突。這就預兆着這個新建立的充滿光明的家庭，將要籠罩着黑雲，這黑雲甚至會變成大風暴。

這個還幼小的孩子防碍了母親的愉快的心，

所以她叫沙立夫找了一個奶媽，以便當自己出外跑跑時，有人照料孩子。沙立夫順從了她這個意見，因為他也不喜歡自己的孩子被抱到擁擠的人羣中，在黑夜裏被抱進夜巴剎或戲院中去。起初他也時常陪伴着妻子看戲，可是後來就疏少了。他對順從妻子這種意志已經厭煩了。

真正的人生地獄就在這裏。因為儘管在這世界上謀生的範圍是多末狹小，只要做丈夫的和妻子的意志相投，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那麼一切的痛苦就會自然而然而地消逝或容易負起。因爲「貧窮」並不能成爲生活中傷心的理由。只要乞丐還需要住所，只要國王還需要宮殿，只要富人還需要苦力，那末這世界就必然還有窮人居住着。一個窮苦的乞丐，一個清道夫，假如他們的家庭生活是和平安寧的，他也会感覺富裕。一個每天收入一千盾的地主，如果在家庭中不能和妻子有着共同的意見，那末他必然會覺得窮苦。

有時沙立夫想起要索性和妻子離婚，因爲彼此的意志不同。其實，「意志相投」是建立家庭的基礎。不過離婚也是很難實行的，因爲一想起兒子……他就不忍將自己的親生骨肉交託給繼母。當他的錢還能够軟化她的心腸時，或是當繼室還沒有生下孩子時，也許他這個兒子還可以得到繼母的照料。假使這兩個因素不在了，那末這個孩子就只有當父親在家時才能够看到繼母的歡喜的顏色。當自己到了辦公地點，兒子將會聽到種種的叱罵。因爲在目前來說，人類這種最基本的品德，只是寫在紙張上，還沒有寫在人類的心地裏。

他又想，或者讓孩子跟他母親去吧。一個看不見父親笑顏的孩子，他的命運是多末不幸呀！一個父親，當他從工作地點回來時，聽不到兒子在迎接自己時的一連串問話：「爸爸剛才從哪裏來？爸爸放工回來了？」等等，那將是多末痛苦呀。老實說，這許久來，這種情形已經成爲治療他頭腦混亂的極靈驗的良藥……

市政局的鐘已經敲了十一下，沙立夫才從沉

思中覺醒過來。他拉了腳踏車就踏着回去。

他敲門，媽媽還沒有睡。開門的就是她。

「蘇夫顏睡了嗎？」

「睡了。」媽媽一面擦擦眼睛一面回答。

「他的媽回來了？」

「還沒有。」

他吐了一口大氣，一邊跑進正在酣睡的兒子的房間；他疼疼地吻了他的額門，然後跑到自己的臥房去。

到了臥房，好久好久，他的眼睛才想睡，這是因為妻子還沒有回來的緣故。一個鐘頭後才聽得有人敲門。妻子回來了，老媽媽又擦擦眼睛去開門。

「謝謝，阿民！」她帶着微笑地說。

「謝謝，姐姐。」門外的聲音回答。

她跑進房間去了。

沙立夫用不着去問這些事情，因為像這類的事情可說是每次換新片時都要發生。他也不猜疑，因為在他腦子中還沒有懷疑到妻子的壞行為。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妻子的性情是怎樣養成的。看樣子，當她還是少女的時候，就給父母放縱了，她要什麼就給什麼，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就在這種自由的生活，她被抓着，放進所謂「結婚」的鐵欄裏。被交給一個多心思，多幻想，多思索，一會兒想東一會兒想西的男人。這當然不是她所喜歡的。

她受過西洋教育，但是她從西洋教育中所挑選到的只是一些皮毛。她挖掘不出內中的精華。因而她對像沙立夫這樣的丈夫不會覺得滿足。人類的天性就是這樣，如果在家裏吃不飽，就要到外邊去尋覓一些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一個處女還會顧慮如果不小心踏錯了脚步，自己的身價將會降低。但是一個有了丈夫的婦女，如果對丈夫不忠的話，她就不會像一個處女那樣顧慮多多。如果她的腦中經常灌進了書本上的淫蕩的言情故事，再加上一些愛情電影和那些半裸體的，讓人們帶着慾火去觀看的歌舞影片，那更不堪設想了。

昨為一個對本身還有責任感，還充滿着人性的男人，當外邊一些閒言碎語傳到沙立夫的耳朵之後，他不能再忍耐了。一天，在傍晚時分，當他正和妻子一同坐在屋子的前庭時，他開口了：

「親愛的，妳儘情地開心了這末久之後，到現在還不想低頭檢討一下嗎？咳，親愛的，妳不想到蘇夫顏的將來嗎？他渴想着妳的微笑，看妳甜蜜的眼睛和妳那喜悅的顏容；可是妳却常常對他不聞不問。我也要求妳對我本身照顧得週到一點。因為很久來我的思想已經起了混亂，而生活也好像不正常了。」

「不是有媽媽嗎？我以前要你僱一個媽媽來幫忙料理家庭事務，就是這個緣故。要我常常到廚房去，一定要我常常說這說那，一定要我只管理家庭瑣事，哼，在目前這個時代，那太不值得了。你們男人需要請假，工作後需要休息，我們女人也需要這樣。」

「是的，不過超過了原則就不應該了，對嗎？我們已經有了家庭，我們已經有了孩子。我以前也是喜歡看看戲，跑跑街，也高興找消遣尋開心。不過假使我只依照心欲行事，到頭來我們一定要失望。何況我更害怕妳成爲人家的閒談資料。」

「啊，這是所謂多疑。假如我們沒有做錯什麼，就讓人家去說吧，我們管人家做什麼？」

他們的談話就到這兒爲止，因為妻子的聲勢越來越兇了。沙立夫恐怕會被左鄰右舍聽見。他不再說下去了，他又沉着呆了。正好這時蘇夫顏奔跑到他身旁，氣急地，很高興地說道：「爸爸……」

他撫摸着孩子的頭，心情的混亂暫時消逝了。那個還不服氣的妻子以眼角斜視着他們父子倆。做兒子的也覺得母親不和他親近，因而也只是以眼角斜視着母親。

最後，沙立夫扶了腳踏車，使蘇夫顏坐在座後，把他載去吸吸黃昏的空氣。

蘇夫顏的年紀雖然還不足五歲，但是由於父

親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衝突，這種不愉快的遭受也降落到他身上。他每次從母親那兒所得到的只是叱罵。哄拐他的只有父親和那忠實的媽媽。所以不論沙立夫帶他到那裏去跑，他心裏就覺得高興，精神上就得到了安慰。到了一處花園之後，他以不大順口的話說道：

「爸爸，媽真兇！昨天爸爸做工去了之後，家裏就來了客人；她和那客人談了很久，那客人又走進房間。」

「噓……！」沙立夫給兒子這末一說，血都滾出聲來了。

「那時你媽媽到哪裏去了？」

「爸，她到巴利去了！」

「我走前去她就罵，我的腿還給她扭了！」

聽了兒子這些話，沙立夫全身都抖顫起來了。他眼睛閃閃發光。他試試用其他的事情來使自已的心情冷靜一下，但是無效。他到熱鬧的場所去寬鬆自己的心，可是人聲越嘈雜，他對妻子的憎恨也越增加，這憎恨是他這末久來都未曾有過的。

他踏着腳踏車回去。他的胸膛充滿着憎恨的風暴，心地裏湧現了壞念頭。通常來說，一個性情好的人一旦受到了過分的欺負，他會毫無忌憚地施以恐怖的報復。

一到了家裏他就問媽媽，他妻子到哪裏去了。

媽媽說，蘇夫顏的媽剛才五點鐘就出去了，她把自己的東西收拾好裝在一個旅行箱裏，帶走了。她只留下一封信。媽媽把那封信交給沙立夫。

信裏寫道：

「沙立夫：

我們已經同居了五年。在我們還未結婚前，我以為我們的生活，不論對你或是對我都是幸福的。但現實却和理想剛剛相反。

你太多疑，太愛沉思，太多幻想。你現在就會想到將來要發生的事情。然而我却有着樂觀的天性，我自由慣了。我最討厭的，我的祖先最討厭的，就是我的行動受到干涉

和阻碍。我要一個和我意志相投的丈夫。他應該是受我愛而又愛我的。應該是不吝嗇，不單單愛他的錢，愛到連自己妻子的一切費用都要計算過的。我不喜歡老牌的，四分之一世紀前的丈夫。

所以我把你拋棄了，我爲着要實現我的心願而走了。假設我的脚步不得已踏錯了，那當然是你自己的錯誤，也是我那把我配給你的雙親的錯誤。

關於我們的兒子蘇夫額，因爲我沒有辦法撫養他及給他費用，那末當然要由做父親的負起這個責任了。

我從你家出走之後，你所說的加在你身上的恥辱定會自然而然地消逝。你可以找一位能够順從你心願的伴侶，使得你將來可以按照你所理想的儲蓄一些錢。

瑪拉。——

讀完了信，沙立夫在椅子上嚇了一跳。他想了想了許久許久，不曉得應該怎樣。

首先他在想，這事情的產生真的是自己的不對或是因爲自己的命苦？或是因爲妻子受了自己的教育，因爲她交結了不好的人，或是因爲她濫用了自由而越過了界限，或是因爲別人誘惑和拐騙了自己的妻子？信裏說的是什麼意思和目的呢？瑪拉從他身邊逃走是要回去娘家還是走走路跟人私奔呢？他問媽媽，瑪拉到哪裏去了？跟誰走了？媽媽說她是和一個時常伴她看戲的青年一齊走的。沙立夫又想起了那青年是他的朋友阿民，是他素來都認爲可靠的。他後來又想起了他那還幼小的，但是已經被母親遺棄了的蘇夫額的命運！他想，如果他將來長大了，知道自己已經給那跟人私奔的母親遺棄了，他將會感覺多羞恥呀！

有時沙立夫想要自殺，但是當他一看到兒子的面，這個念頭就自然地打消了。他有時又想尋訪妻子的下落，他要懲罰這淫婦，要把她和她的情人一同處死。但是他又想起自己將來被放逐後，蘇夫額就只有孤另另的一個人，當他想到蘇夫

額的命運時，他又放棄了這個想法。

「爸，那是什麼信？」蘇夫額忽然問道。

沙立夫吃了一驚，同時清醒了過來。他答道：「孩子，你的媽走了。」

「爸爸，她到哪裏去了？」

沙立夫不能再回答了。他把蘇夫額拉到自己胸前，吻他，把雨點般的淚珠滴在他身上。這是他長大成人後第一次的哭泣。

「唉……你真命苦！」他嘆了一聲。

兒子痛哭了，他邊哭邊喚着母親：「媽呀……媽呀……媽，你現在到哪裏去了？」

在遠遠處看見了這種情形的老媽媽，想起了這父子倆的命運也哭起來了。

事情發生後的最初幾天內，沙立夫還可以忍受下去。他也照舊去辦公。但是當他看見只有媽媽一個人在廚房做工，只有他一個人和自己的孩子談笑嬉戲，他的自信心動搖了。看見了庭院很航髒，家裏死氣沉沉的，他傷心得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的神經和思想不受控制飄來飄去，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病症。他有時責怪自己，有時怨恨妻子，有時祈求上帝讓兒子夭折，免得他長久受苦下去。就在沉思默想中，他突然把老媽媽喚來，對她說道：

「伯母，媽媽！來，到這裏來！伯母，你知道嗎，這世界是讓人們高興快樂的，不可以默想的！……哈哈！而且……上帝派遣他的先知們到這個世界來，是要他們做我們大家的明燈，使得人們所建立的一切商行都可以賺錢，使女人們變成邪惡的，該咒詛的，該咒罵的，無信仰的異教徒，呸！……無恥的狗……哈哈！」

老媽媽默視着主人。可憐，看來沙立夫的態度已經變了，他的神經已經……失常了！他已經從沉重的思想負擔裏解放出來了，他的思想已經自由解放了。

在棉蘭市的馬路邊可以看到一個孩子在賣一

愛絲里林（雪條），他跑過了一間屋子的門口又跑到另一間的門口，希望一些和他同高同大的孩子來買他的雪條。

這小孩的樣子真是可憐，他老是拾不起頭；額臉因營養不足而顯得蒼白，穿在身上的衣服補了又補。他那又長又亂的頭髮用一頂破爛的，用「板蘭」葉織成的草帽蓋住。

「愛……絲里林！賣……愛……絲里林！」

有時他會被富家主婦叫去，因爲她的孩子們要吃雪條。他就在家裏的庭前停下，躲躲太陽；同時拿出雪條來。他把雪條交給那些得意洋洋的孩子之後，就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他又呆呆地看那婦女把雪條分給孩子們，他又看着孩子們興高采烈地嬉笑着接下雪條，而他們的父親却坐在一張孤獨的椅子上看報紙，好像對那些愉快的孩子的行動要除不除的樣子。

他蓋回雲桶的蓋，雙眼把這幸福的家庭掃了一下。一面吐口大氣，一面又跑回公路去，繼續嚷道：

「愛絲里林……賣……愛……絲里林！」

他就是蘇夫額，他父親以前打算要他把送進學校直至受完高等教育爲止的蘇夫額。

他父親在幾個月前已經進了格魯姑的病院，母親失蹤了沒有下落。他孤單單的一個人寄居在那位從小就撫養他的老媽媽的破陋的寮仔裏。

## 文藝語錄

陳世能

文藝是人類生活的反映，也就是現社會的反映，它正像一面明鏡。

那些只重形式，缺乏內容的作品，不能算是文藝。

所謂文藝的創作者，必須有濃厚的興趣，冷靜的頭腦，縝密的思考，引起讀者的共鳴，以自己的情感，控制讀者的情感。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站在羣衆前面，能起領導作用；站在羣衆中間，能起核心的作用；站在羣衆後面，能起推動作用。

# 紅豆

芳蘭之天

相思不單有木，還有所謂相思草，即秋海棠，羣芳譜稱秋海棠有斷腸花，相思草等異名。可見文人筆底，一切花草樹木，都有相思之情；天地間造物真真不可思議，秋海棠有酸味，相思戀愛，也有酸味，其名稱的由來不知是否起於這種聯想呢？但述異記又稱：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曰孀草，人呼寡婦莎，蓋相思之流。

說得更有趣，惟相思斷腸，也用得很濫。

閩小記還敘述有所謂相思鳥的，謂「昔人有於浦城得相思鳥二，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即逮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宿則以首互沒翼中。」述異記謂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相思的名，尚不止此，又像桂林有相思巖和相思江，重巖有相思寺。真使你花多眼亂。我們知道唐代以前文人所記載吟咏的相思不是紅豆，現在的植物有一種叫做相思樹的，也並不是紅豆。它是一種屬於含羞草科的常綠小喬木。我在廣東的家鄉，常見新植的樹，多採這種樹苗，因為它長大很快，不兩三年便可成蔭。這種樹台灣最多，幾乎漫山遍野皆是，傳係清同治初年由香港傳入的。中村忠誠會咏此樹道：

「城中城南長相思，此樹曾從香島移，媚態猶含千古恨，當年不入鶯洲詩。」

又連橫的台灣通史載：

「相思樹葉如楊，木堅花黃，台灣最多，近山皆種之，用以燒炭。」

如果粗心把它和紅豆混為一談，便成笑話了。日本內外植物誌載：

「紅豆，漢名相思子，屬豆科植物，為東印度原產。木質而蔓生……果實為莢，種子紅色，具黑色斑點，可為裝飾及藥品用。」

按這種記載也容易使人濃混不清，管震民先生疑其「蔓生」，「具黑色斑點，可為藥用」，係指藥用的赤小豆，與雞心形的紅豆不同。這懷疑是很有眼光的。三百多年前，我們對紅豆的記載比較可靠，李時珍本草綱目：

相思子生嶺南，樹高丈餘，白色，其葉似槐，其花似皂莢，其莢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黑色，婦人以嵌首飾。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則分紅豆有草木木本兩種。木本的「樹大數圍，結子肥碩可玩」，是和本草所記相同的，另有一種草本的，「乃蔬屬藤蔓，子細如綠豆，而朱裳黑喙，其結實甚繁，乃籬落間物，無足貴也。」結子只可飼鸚鵡罷了。大約日本人所指的是這魚目混珠的草本紅豆，而又曰「蔓生而木質」，又使我們外行人莫名其妙。不過，我不管許多，現在於馬來亞所見的紅豆，却是和李屈所記沒大出入的，管震民於「南洋植物二種」中記南洋紅豆的形態說：

「紅豆幹高二三丈不等，不為蔓生而為喬木，分枝甚廣，莢可盈畝，葉為羽狀複葉，由許多小葉而成。互生，與合歡蘇木之葉相似而較小。

花或白或淡黃，為蝶形花冠，旗瓣圓而潤，翼瓣為長倒卵形。萼為管狀，雄蕊十枚，其九枚長短不一，連合為鐮刀形，露於花冠上，餘一枚獨立分離，稱為兩體雄蕊。雌蕊一枚，柱頭為偏斜形，花柱成絲狀，有子房。果實為長莢，革質，熟則呈棕色或黑色，內藏種子多粒，數在十粒左右，余所見者，大多為九粒。沿內外縫線而分裂。或呈彎曲形，或呈螺旋形。」

按：我在別處看過一篇關於紅豆花形的記敘，却稱花似蓮而小，色白，中有紅心一線，汪碧巢有詩云：「水潔花叢艷小蓮，紅心一縷更嫣然。」即詠此，不知紅豆尚有異種，也許是指鹿為馬，張冠李戴呢？中國又有一種傳說，謂紅豆莢一莢一豆，如果一莢兩豆，男女分佩，可以生生世世為夫婦。這傳說雖很美麗，奈我們所看的紅豆，每莢是十豆左右的，美夢也為現實所破了。管氏又云：

種子即紅豆，扁圓，似杏仁而小，俗又稱雞心形，外皮之色澤，初熟時呈金黃色，熟則全部為鮮紅色，燦燦有光，擊之聲如角質。不知者幾疑為珊瑚珠，宜鑲嵌約指。內種皮薄，種核之實體，具胚及胚乳，胚乳係蛋白質和脂肪所成。土人拾而生食者，味如菜豆然。亦有炒而熟食者。余將紅豆浸在水中數日後，見胚乳漲發，如胖大海狀，且四出而屈曲，頗具美觀，久亦消失無形，而與水溶合矣。

管先生的敘寫很細膩，也可說是善於玩物的，海南的紅豆拿去餵馬，這裏拿來生食或炒食，都辜負這麼香艷的東西。本草以紅豆可入藥，能通九竅，去心腹邪氣，止熱悶頭痛；中國謂「醫者意也」，紅豆醫疾，便從相思望文生義，可治一切心病，這種玄學鬼的笑柄，也正和炒食紅豆，或把來餵馬同樣煞風景的。

## 紅豆詩話

自從王維吟出「此物最相思」，紅豆見於詩人篇什，千百年來，幾可汗牛充棟。古人以紅豆相贈藉表相思之誠，接受紅豆的人好像感覺得這顆紅豆真如一顆心，當做投贈人美麗的心而好好珍藏着。唐人有把紅豆嵌入骰子裏，用來擲雙陸，似乎失去相思的意義了。然而溫飛卿的楊柳枝詞：

「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未知？」  
詩人妙筆點染，意又更深刻。明末詞人萬樹

，為紅豆的愛好者，故自號紅友，有紅豆詞紅豆賦，傳誦一時，紅豆賦試摘其精采的幾段：

「其蔭也如槐之敷，其結也如豆之腴，其莢維絳，其實則朱。其色燁燁然如屑南海之珊瑚，其質磊磊然如採合浦之明珠。若是物者，即為之益璣瑁，拌車渠，聯以冰蠶之縷而綴諸翠鳳之襦，不亦宜乎！」

又說：「爰有扶桑小豎，刺桐別院，黎女青囊，蠻姑素面。挹深翠於林間，檢輕紅於塘畔。莞榴粒之差圓，慨芡肥之輸齒。混火齊而光掩，勻秣藹而顏亂。訝丹砂其九還，儼瓊珠之一串。戲藏闔而賭勝，裏較縉以持薦。偶攻劍之誤觸，隨杏裙而不見。豈徒著艷於香閨，實足珍惜乎玉案。」

從萬賦看，他也深悉紅豆是外來的植物，「黎女青囊，蠻姑素面，挹深翠於林間，檢輕紅於塘畔，」把熱帶女兒採紅豆的情景都描寫出來了。更以火齊秣藹這些異方珠石比擬，豈僅鑄詞工整，其博聞而具卓識，也是可佩的。萬的紅豆詞云：

「拂砌青陰，垂檐綠蔭，暖風薰坼，串剪珊瑚，瑤瑤點點苔石。鸚鵡啄兩銜不去，諸多香粒珍惜。誰喚小梅，憎紅兒名色。」

詞境清麗，而用「暖風薰坼」，「鸚鵡啄兩」，恰好是亞熱帶的氣候景物。稱紅豆為「詰多」，用唐代叫紅豆的外來名，這些技巧的表現，萬紅友豈僅是一個精於詞曲樂府的人，而且是一個紅豆專家，可當之而無愧。王彥泓詩：

「屏間記曲拈紅豆，窗下臨書染綠蕉。」

薛田詩：「風流舖席惟紅豆，瀟灑門庭映碧鮮。」

徐琦仲詩：「手拈紅粒三分妬，心透靈犀一點癡。」

張憲詩：「時拋紅豆粒，竹下喚頻伽。」

思而懷遠；或拋豆喚鳥，輸相思與共命（頻伽）；或因愛生妬，由妬增癡；或因相思入舊夢，由舊夢來新愁。萬紅友寫閨中韻事，像「戲藏闔而賭勝，裏較縉以持薦」，和這「風流舖席惟紅豆，更令人常尋綺夢呀。」

也有純粹借物抒情的，像屈翁山的紅豆曲：「江南紅豆樹，一葉一相思，紅豆尙有盡，相思無已時。」

饒有古意，陳允平的詞：「雙燕歸來後，相思葉底尋紅豆。」

吳園次詞：「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

也比物寄思，蘊藉含蓄。紅豆的香艷氣氛，到科學的現代還是與時俱進的，啓蒙期的大師梁啟超雖不够風流瀟灑，也有詠相思樹的詩：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不善言情的胡適，民國廿四年遊桂林，在相思江上的相思巖休息，也題了一首詩：

相思江上相思巖，相思巖下相思豆，三年結子不嫌遲，一夜相思教人瘦！

抗戰中，于右任在重慶北溫泉做了一首曲，題為「北溫泉望縉雲山」，與胡適的詩，同一風格：

相思巖上相思詩，相思樹結相思子，相思鳥慣雙雙睡，相思竹自年年翠。

似美白雲飛，敢作勞人計，更臨風思喚高僧起。

縉雲山寺，一名相思寺，產竹馬，也以相思為名，把若干相思集結在一起，便相思得相當熱鬧。

按戰前在逸雜雜誌上讀過俞友清先生不少關於紅豆的小品，惜過眼雲烟，不可尋覓，今遠遊

海外，更難得這種資料了。幸此間管震民先生，是俞君至友，俞君愛紅豆成癖，搜集海內外各地紅豆，互為考證，並廣徵時賢題詠，輯有紅豆集一冊，聞此冊管老尚有藏本，容日借歸細讀一遍。也許小巫見大巫，本文即行自動燬燬呢。

現代作家的寫紅豆，應推五四時代詩人劉大白為第一。因他以垂暮之年和一個荷爾蒙太豐富的女人吳英霞戀愛，身世哀艷，紅豆詩也就寫得很出色了。像「郵吻」中的一首：

豆一雙，人一雙，紅豆雙雙貯錦囊，故人天一方。

傾心房，當心房，偃着心房密密藏，莫教離恨長。

初戀的滋味之甜蜜可想，然而再看「淚痕」中的一首：

趁相思微微睡去的時候，把她絞死了，深深埋在九幽之下。但當春訊重來的夜裏，她又從紅豆枝頭復活了。

則淒絕絕斷，不絕如縷，又飲够失戀的苦酒了。

近來從圖書目錄上看到女兵謝水瑩一部新創作的名字是「紅豆」，女兵的硬派作風和紅豆的象徵着心房的脆弱，好像是不相調協的，這本集子至今尚無機會看到。翻翻水瑩的舊作，却有一篇叫「紅豆戒指」的散文，是紀念一位亡友的，寫得一往情深，我又覺得兵不兵不必打理，女人終是女人啣！她從一隻紅豆戒指寫出一段哀憶，她說每次當打開箱子尋找衣物的時候，總要從小盒子裏拿出那隻白銀鑲紅豆的小戒指來仔細端詳一番。彷彿這紅豆就是她的笑臉，有時微笑，有時長吁短嘆，有時好像是埋怨。

她是這麼的對物懷人，幾乎那亡友呼之欲出。任往事飄渺，那人的墓木可拱了，然而每一回打開箱子取衣服，看看那紅豆戒指還是那麼鮮紅，把它戴上手，似乎有一股熱熱從手指直流入她的心坎。她覺那個人並沒有死，永遠活在她的心裏呢。（完）

# 輓柅 車邊



· 者 習 ·

下午三點半鐘。  
泰盛樹膠公司工廠內的輓柅房裏。

這是一間相當寬闊的輓柅房，裏邊有十來部輓柅車，每部車都有工友管理。這間房內，光線既差，空氣也惡劣，天花板以及牆壁上，蓋着了一層黑烟，使得廠房非常渾暗污穢，牆邊又堆滿了柅片，因此柅味濃郁。

每天，十來部車都開動了，發出轟隆隆空的聲音，嘈雜得令人心煩。而空氣悶濁，光線昏暗，加上刺鼻的臭柅味，更是令人難受。這般情形，要是叫那些唱衛生高調的「尖頭鰻」和「來得」們見了，不搖頭才怪呢！說真的，靠樹膠養肥了的老板、少奶、小姐們，偶然到廠參觀巡視，便會感到心中作嘔，只好掩鼻迅速離去哩！但是，在這個不衛生的地方，

每天可有十多位工友在工作，爲了生活，他們天天在那兒勞作。每個人站在柅車邊，將柅片送往柅車嘴裏，把粗糙的厚柅，輓成又平又坦的烟花片。他們的工作單調辛苦；他們整天彎着腰，不顧骨痛腰酸，受着煩人的機器聲，以及作嘔的柅味的煎熬……忍耐，忍耐，他們似乎都神經麻木了。

阿九伯，一個年紀已五十六歲的老頭子。這時，垂着頭由外邊走進來，走到門邊那部停着的柅車去。

他傷心地望了望他那多年的老伴——柅車，又望望車邊堆放着的柅片，禁不住老淚滴了下來。他強忍住了心頭的悲憤，把車邊的控制器開了，預備工作。

「喂，阿九伯。」站在他身邊的另一位工友阿興拉長了嗓門，用壓倒喧雜車聲的喉音高叫道。阿九伯聽了，忙攏身過去，把耳朵湊近

了阿興的嘴，阿興問道：  
「喂，管廠的叫你去做什么？」

「——唉，完了！我……」阿九伯迸出了這一句，搖搖頭，走近自己的車邊，拖出一張柅片，放在輓柅車的縫兒裏，讓車捲了進去。

剛才，管廠的甲巴拉歪頭周派雜役叫他到辦公室去。他懷着一顆志志的心到了甲巴拉的辦公室，那個把脚高蹺到桌上，懶洋洋似的問他：

「喂，阿九，你考慮過沒有？」

「哎……哎……還沒有……」他不知如何說好，雖然甲巴拉要他考慮的事他已考慮過了，但是他畢竟沒有勇氣說出來，只好期期艾艾地回答。

「什麼？還沒有考慮？」那個甲巴拉歪頭周聽了，馬上把蹺在枱上的脚縮了，站起來高聲喊道：「喂，你是不是故意拖延推託？人家要你考慮的事你到底幾時才有回音？這叫我如何向阿舍交代呢？簡直是跟我搗蛋嘛！」

「我，我……考慮過了……」他低下頭，吞吞吐吐地說了一半，又畏怯地把話吞了下去。

「那麼，你說：你答應了？」那個瞪着眼睛盯着阿九，逼迫着他回答。

「不，不……我們貧苦人家那裏敢高攀！」他終於鼓足勇氣說了心裏的話。

「哼！不受抬舉！告訴你老頭：阿舍愛你女兒秀鳳，是你女兒的

福氣，也是你的幸運。你想：阿舍有膠園，有房產，有店舖，有大風車，有吃風層……還有什麼不好？只要你答應了，你女兒便是少奶，你馬上是阿舍的丈人，岳老太爺可以坐享清福，那樣不好？要是你不答應，那也容易，告訴你：公司正打算裁員，你年紀也相當老了，工作比別人差，當然在裁員之列。所以，我說老頭，你要還未考慮清楚，我勸你趁早，心裏放明白一點！」

「不……沒有什麼可考慮的了，我……我們窮人，沒有坐風車、做少奶的福氣！」亞九伯斬金截鐵地說。

「哼！既然這樣，也好！」歪頭周翻了一翻日曆說：「今天是七月廿七，還有四天，卅一號那天我發給你薪水外加一個月津貼給你，從此以後，你不必再來了，在家裏養老吧！」

當然，亞九伯知道哀求是不會感動這種黑心的人的，他回轉身便往輓柅房走。後面，歪頭周還喊道：「還有四天，你可以再打算一下，只要你答應把女兒嫁給阿舍做『赤脚』（妾侍），包你好處無窮。」

但是，亞九伯並沒有回頭。不用說，愛護女兒的亞九伯是不肯把女兒的幸福埋葬的，但，他如果不答應阿舍的婚事，他的飯碗是打破定了。

「——只有四天了！」想到這兒，亞九伯忍不住嘆了一口氣，他傷心地把眼光往四處射一射，什麼

都熱悉得很哩！

他再取了一張靶片塞進車裏，隨着軋空軋空的車聲，他止不住腦子不想。他想起他一生的創傷，想起他到這兒來工作之後所受的屈辱，痛苦。

## 一

說起來，亞九伯做壓樹柅的工作也有一二十年的歷史。而在泰源公司工作，屈指一算也上十四、五年了。

在戰前，泰源樹膠公司的老板金至尙和幾個朋友搞起這家樹膠公司，亞九伯便以金老板的同鄉之誼而被僱用。那時亞九伯年青力壯，以為既然泰源是鄉親所辦，便應該賣力去幹。因此，他不計工錢，日夜為廠方賣命。經營數年之後，泰源公司漸漸發達起來。

未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閥的鐵蹄踏上了半島的土地，泰源公司暫時宣告停辦。

戰後，金至尙一人單槍匹馬復辦泰源公司，因此，泰源公司便成為金至尙一人所有了。自泰源公司復辦後的第二年起，亞九伯便回到泰源公司軋柅房來工作，一直到現在。

論起來，整個泰源公司的所有工人，除了老板外，工作歷史最久的當推亞九伯。但是，資方只顧利潤，工人只是他們發財的工具，那在他的眼下，這個大功臣亞九伯也當然被頭家遺忘了。然而，亞九伯可就在這個軋柅房內，強壯的身體消磨成乾癟的枯柴，油亮的黑髮變

成稀疏的白髮。

本來，除了亞九伯外，他的兒子鐵牛也在廠裏工作。

鐵牛，年紀二十五六，身強力壯，樣子便是他老子年青時的模型。不過他沒有老子那般保守，得過且過的思想，和其他青年人一般的有着一腔熱血。並且，他的性格剛硬，喜愛打抱不平。

鐵牛有一位情人了，便是廠裏的一位「摺柅」女工玉英，她年紀雙十，雖然是個窮人家的女兒，又做着苦工，但倒長得很秀氣，也有一顆善良底心，鐵牛和她相愛有三年之久，雖未經正式上的決定，但他們早已在花前月下私訂白頭了。

今年初，歪頭周到廠裏來做了甲巴拉。他是金至尙的乘龍快婿，仗着丈人的勢力，在工廠中胡作亂為，欺凌工人，調戲女工，叫人為之切齒。

有一天，是放工時候，歪頭周死纏住玉英不放，嬉皮笑臉的要玉英陪他去吃晚飯，然後再跟他去看電影——同時還毛手毛腳的。玉英被纏得無法開交的當兒，鐵牛來了，原來，鐵牛在樓下等候玉英，不見她下來便上樓來看個究竟，發現這不要臉的歪頭周在欺侮他的愛人，當然氣得怒髮衝冠，不顧一切，把鐵一般的拳頭往歪頭周身上打，打得那小子不住的求饒。鐵牛教訓了歪頭周一頓後，覺得爽快極了，便和玉英離開。

第二天，廠里的佈告板上出了一張佈告，上面寫着說：鐵牛糾纏行兇，毆打甲巴拉，觸犯廠規，着

即開除，以示懲戒。

從此，鐵牛失業，在會多粥少的現狀下，失業的人和職位成反比例，因此鐵牛失業至今，一直找不到職業。家人就只靠亞九伯一人賺食，生活當然比前更加困難百倍。可是，真所謂「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亞九伯這一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亞九伯每天的午餐，在鐵牛未失業前是由鐵牛回家去拿來的，如今鐵牛被廠方開除了，當然不願再到廠裏來，因此，亞九伯的午餐就由女兒秀鳳送來。

那是一個中午。

秀鳳和往日一樣的送飯來。亞九伯便在角落裏吃飯。這天，恰巧金至尙的阿舍金萬能到廠裏來巡視，由歪頭周陪伴到軋柅房來。當這個金阿舍看到亞九伯身邊的女兒後，就如蒼蠅見了蜜糖，趕忙貼近身去，向亞九伯招呼，同時用鼠眼在秀鳳周身掃射着，看得秀鳳又生氣又不好意思。這一來，更叫這素有「痴哥伯」之稱的金大少樂極忘形，得意得不住的哈哈大笑。身邊那個狗腿歪頭周猜出了多少的心眼，便執住機會，上前巴結道：

「這姑娘就是亞九伯的千金哩！」

「哦，哈哈……」那個聽了，像狂人餓狼一般，笑了一陣，又嬉皮笑臉地朝秀鳳問道：「妳叫什麼名字啊？今年幾歲啦？」

秀鳳氣憤的背轉身，亞九伯心知事情不妙忙代回答說道：

「阿舍，她，她叫秀鳳，今年

，呃，……十八歲了。」

「啊哈哈！」金萬能聽了，卑鄙地伸手在秀鳳臉上擰了一把，接着說道：

「亞九，你的福氣真好！將來你姑娘嫁一個好老公，你就可以享享晚年之福哩！哈哈！」

「請阿舍不要拿我們窮人取笑……」

「哈哈！」金萬能又伸出手在秀鳳臉上擰了一下，才得意地，滿足地走了。

這邊，秀鳳受了委屈伏在父親手上抽泣，亞九伯看他們去了，狠狠地罵道：「不要臉的狗東西！」但是，他沒想到那邊，那對主人和狗腿，正在商量如何使魚兒入網呢。

原來那狗腿子歪頭周看準了主子的心，認定是個獻媚拍馬的良機，便問那個道：

「喂，你的意思怎樣？這小妮子還不錯吧？」

「好，好！可是，不知道她肯不肯做我的第三？」

「只要你一句話，她怎麼敢不肯！」

「可是，你有什麼好辦法？」

「這個，你放心，全憑山人妙計！」接着，歪頭周在阿舍耳邊嘮了一番，那個邊聽邊點頭。

「好，好辦法！真有你！姐夫，拜託你啦！事成後當然重謝！」

第二天，歪頭周便向亞九伯說，阿舍要納秀鳳為「赤脚」。假如他答應的話，阿舍願給他五十依葛園坵，兩千元和一間小洋樓。



## 電髮 美蘭

小時候，我幼稚而帶虛榮的心，最羨慕那些有鬢髮的婦人，我會屢次求母親讓我電頭髮，但母親總是和氣地說：「小孩子電髮並不美啊，同時會傷害頭腦的。」母親是堅持不讓我電髮的，她答應我除非將來到了結婚的時候才能破例。久而久之，我受着母親的影響，對電髮也不感興趣了。

以後，在學校裏，同學們都愛好樸素，我也和她們一樣地剪着短髮，覺得這樣不但美觀而且舒服。同學們都嘲笑那些電髮的人像蜜蜂窩，可見電髮在年青女子的心中是怎麼回事了。

但是當我離開學校，開始找事情做，朋友們都勸我先電好頭髮，理由是現在的職業女子全都電髮的，不電髮倒顯得很特別；這也是實在的。我有一個同學，剛找到了職業，又失去了，當她去見僱主時，他見她穿得非常樸素，沒有電髮，只有一簇短髮垂在前額，僱主向她看了看，說不適合，而用好話把她辭去了。當時我聽了這樁事情覺得是個笑話，但現在我却怕這笑話會臨到我的身上，我怕按照她的老路走，會同樣地找不到職業，我爲了適應環境，也只好坐上椅子，乖乖地受電髮的泡製了。

電了頭髮，見了朋友或同學覺得很不好意思，大家看見我，第一句總是說：「你電了頭髮啦！」接下去有人說好看，有人說難看死啦。我拿鏡子照照，的確不好看，頭髮已失去了自然美。我會笑人家是蜂窩，是哈吧狗，現在我只好取笑自己了。我後悔，我難過，然而又有甚麼用呢？這已經是做過了，同時也是我自己願意的呢。

現在我是一個職業女子，電髮對我像衣服一樣平凡和重要了，雖然我化在電髮上的錢並不多，但是每次當我踏進電髮室時，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好像是自願的，同時也是被迫的，我不知道其他姊妹們是否也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今天我是七月廿七，還有四天以後你不必再來，在家裏養老吧！」

想呀想的，亞九伯不禁老淚橫流。

## 三

亞九伯想起：去年，金萬能在外頭拈花惹草，把一個少女搞上手，那少女有了身孕，又被他拋棄了。她媽陪她天天上公司裏來找阿舍，但阿舍却置之不理，不願見那母女；可憐母女倆啼啼哭哭了三天，才把阿舍的「同情心」打動了，開了一張一千元支票給給她。這些事歷歷在目，亞九伯不禁打了個寒慄。他明白有錢的阿舍的「愛情」和空頭支票沒兩樣，他不願把女兒的終身幸福埋葬，更不願帶着女兒來這兒啼啼哭哭和去年那對母女一樣。因此，他支吾着，只說考慮，其實他不必考慮已可以回覆了，只不過他沒有這股勇氣。

「但是，女兒的終身幸福怎麼可以斷送？」

——正當亞九伯想得天昏地暗的當兒，一張柁輾好落地，他忙又抓起另一張往車裏塞。

「啊呀！」亞九伯淒厲的喊了一聲。整個人倒在柁輾車邊，右手被柁輾旋轉了。身邊的阿興聽了，趕忙一個快步，把亞九伯的柁輾車的控制器拉了下來，幸好阿興手快

「快，快去找甲巴拉。」

「快打電話到醫院，請他們派車來……」

「快，扶亞九伯……」

「誰有老虎油……」

「亞九伯，亞九伯……」

一時，工友們忙把各個控制器關了，大家忙着救急，一時大忙起來，叫喊聲夾着嘆息聲，飄在這昏暗的房子裏。

一會，救傷車來了，甲巴拉歪頭周也來了，工友們幫忙把亞九伯抬上車。「叭叭」救傷車載了一個可憐的老頭子走了。

工友們同情地在爲亞九伯嘆息，談論着剛才的事。這時，甲巴拉

歪頭周扳起面孔進來，高聲喝道：「喂，你們不工作做什麼？乘機偷懶？哼，這幾天行情好轉，公司裏要趕出貨，你們還要偷懶？」

這一喝，工友們只好忍下傷感，抑制了氣憤，走回自己的崗位。

「可是，甲巴拉，你也不可以太欺侮人！難道爲了受傷的工友停一下也是偷懶嗎？」阿興的血液在沸騰着，他忍不了，因爲對亞九伯的一切他最了解。

「哼！阿興，我警告你！你再這樣的話，可別怪我不客氣！」

阿興也只好強忍了滿懷的氣憤，繼續工作，雖然他是不甘心的。機器開動了，工友們又繼續工作，只有亞九伯那部車停頓着，血已凝結了，一羣貪吃的蒼蠅在那兒「嗡嗡」地哼小調，飛舞着。

甲巴拉歪頭周仍舊在房門口，他又着腰，扳着臉孔，神氣十足的站在那兒。

「四天，就只有四天，四天後就要離開這兒了。」

接着，他想到他今年已經五十六了，五十六呀，老了！老了當然要踢掉啦。而人家年輕的，就如兒子鐵牛吧，失業近三、四個月，還未有職業，何況是他這老頭子。

今後一家，兩枝棟樑倒了，生活怎麼辦？吃西北風？還有，欠齊智仔的錢怎辦？利息真重啊！還有，那個風濕的老妻，正需要延醫抓藥！

「快，快去找甲巴拉。」

「快打電話到醫院，請他們派車來……」

「快，扶亞九伯……」

「誰有老虎油……」

「亞九伯，亞九伯……」

一時，工友們忙把各個控制器關了，大家忙着救急，一時大忙起來，叫喊聲夾着嘆息聲，飄在這昏暗的房子裏。

一會，救傷車來了，甲巴拉歪頭周也來了，工友們幫忙把亞九伯抬上車。「叭叭」救傷車載了一個可憐的老頭子走了。

工友們同情地在爲亞九伯嘆息，談論着剛才的事。這時，甲巴拉

歪頭周扳起面孔進來，高聲喝道：「喂，你們不工作做什麼？乘機偷懶？哼，這幾天行情好轉，公司裏要趕出貨，你們還要偷懶？」

這一喝，工友們只好忍下傷感，抑制了氣憤，走回自己的崗位。

「可是，甲巴拉，你也不可以太欺侮人！難道爲了受傷的工友停一下也是偷懶嗎？」阿興的血液在沸騰着，他忍不了，因爲對亞九伯的一切他最了解。

「哼！阿興，我警告你！你再這樣的話，可別怪我不客氣！」

阿興也只好強忍了滿懷的氣憤，繼續工作，雖然他是不甘心的。機器開動了，工友們又繼續工作，只有亞九伯那部車停頓着，血已凝結了，一羣貪吃的蒼蠅在那兒「嗡嗡」地哼小調，飛舞着。

甲巴拉歪頭周仍舊在房門口，他又着腰，扳着臉孔，神氣十足的站在那兒。

夜之神籠罩着大地。室內悶熱得很，滾滾的熱汗，從毛孔中不斷地洩湧出來，我覺得全身每個細胞中彷彿都充滿了熱氣，再也不能睡下去了，便在黑暗中摸索了洋火，點燃了那盞破舊的煤油燈。在微弱的火燄下，一張褪了色的玉照，出現在我的眼前。把我的思潮，像火般燃燒起來。

她——卿，是一位十八歲的女孩子，兩條短短的辮子，分垂雙肩，一張圓圓的小臉，不施脂粉，現出自然的暈紅，一對明亮的眼睛，像天上的寒星，薄薄的嘴唇，像櫻桃般的殷紅。

她生長在富有之家，本應該是無憂無慮的；但，他的家庭非常古板與封建，因此她遭受了種種的壓迫，精神上沒有自由。然而，倔強的她，是不向封建低頭的。惡劣的環境，反而把她熬練得更剛強，更果敢。

她是我的鄰居，也是我的同學，記得從前，同班的男同學們故意向她開玩笑：「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

她聽到了，氣得跳起來說：「哼！你們以為我們女人是弱者嗎？你們等着看吧！」

憑良心說，她的確是個英勇的女孩子。她做事認真負責，讀書勤奮，還能夠寫出怪有才氣的文章哩。

那時，放學回家時，她都和我到郊外去割野菜。我最喜歡幽靜的郊野，黃昏時分，多采的天，如錦如綉，幾隻歸鳥，在空中盤旋，多麼令人陶醉。有一次割野菜，我一時粗心，把手指割破了，鮮紅的血，像泉般的從創口中湧出來。她連忙跑到我身邊，把我的手，含在她的口，像吸乳般的吸着，並且很關心地問我：

「還痛嗎？」

我搖搖頭。

「粗心鬼，」她輕輕地用手指在我頭上一點，笑着說：「刀上有綉傷口會中毒的。」我們都忍不住笑了，年青人的笑，歡樂地充滿了幽靜

的原野。

另一次，當黃昏的斜陽，發着一片愉快的金色，遠遠的林木，已漸漸地開始變暗了。山野中，逐漸騰起夜霧。我們坐在柔軟的草地上，注視着這慢慢降下的黑夜。我忽然有一種衝動，想把心中的話傾吐出來；可是我沒有勇氣。

「卿，妳……妳……」我的心跳得很厲害，面上燒得熱辣辣的。

她微笑地問我：「虎，你想說什麼，儘管說好了，不要忸忸怩怩的。」

她這麼一說，我的勇氣隨着增加了，脫口問道：「卿，妳……妳有了對象嗎？」

她沒有回答，只是沉默着。——我再鼓起勇氣說：「妳到底有對象嗎？」

「有！」她向我瞪起了頑皮的眼睛。「我的愛人就是受難的大眾。」

## 美 麗 的 小 門 士

「不要吹牛，大前天晚上和妳看電影的那個是誰？」我故意譏諷她。

「陪我看電影就是愛人嗎？那麼，你也常陪我看電影，你也算是我底愛人了？」

她那兩只明亮的眼睛，如兩支火柴，在我心的深處燃起了愛情的火花。我忍不住了，我以顫慄的手捏着她柔嫩的手掌。她把我的手輕輕地摔掉，對我說：「虎，請您不要這樣想，難道除了友情之外，就沒有別的事可關心嗎？虎，你想錯了，我們還年青，還有許多事，正等着我們去幹……」

她停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我想，我們保持着無私、純潔的友情，不是很好麼？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愛，去愛那受苦、受難的人們。」

聽了她這段話，我的臉羞得通紅了，低着頭，對她說：「卿，請原諒我！我錯了……」

她感激地握住我的手，說：「這樣才真正的是我的好朋友。」

有一天晚上，我和她在曠野外散步。我們在小路上無目的地走着，一路上，我們都保持着沉默。走了一陣，她忽然停住。

「虎，我想離開這兒，到聯邦去。」

這突來的話，使我不知怎樣回答，我望她一眼，說：「為什麼？」

「因為父母強迫我和一個不認識的商人結婚，爲了我的理想，我的前途，我只好離開這兒，到檳城去……」

「是不是再和家里商量一下才好呢？妳還沒有自立的能力，離開家以後，怎樣生活？」

「我可以工作，做店員，爲人洗衣，只要別人能做的我都可以做，將來積下了錢還可以繼續求學。再說，我有一個同學住在檳城，前天，她寫信來，也鼓勵我勇敢點離開家，不要把一生埋葬在裏面嗎？」

·黃昌虎·

「卿，妳真的慎重考慮過嗎？」

「我已經想好了，我決定了，我一定要走。」

她斬釘截鐵地說，我看她那般堅決，心中又是敬佩，又是憂傷。

清晨，一線紅光從窗隙透進了臥室，照射到我的身上，朦朧間，張開眼睛，呀！一張潔白的信封，映進我的眼簾。我馬上跳下牀來，打開了封信，一行行秀麗的字，在我的眼中跳躍着。

「虎：你也許以爲我遲幾天才走，我等不及，乘今晚的夜車走了。爲了免得你送行，以及驚動別人，才隱瞞了你。」

我不告而別，請您原諒我，並且請你不要爲我的離開而傷悲，記住我們的話，把你的愛，去愛那能受苦難的人吧！」

我一口氣看完了信，手已在抖，眼前感到一片迷濛，原來我的眼淚流了下來。

我默默地爲這位美麗的小門士祝福！

# 哭 美 人

林 明

慧英這個人頂愛哭，一天之中常哭三五次，因此大家稱她為「哭美人」。我們是同學，而且是同屋，所以她的哭的姿態，我都看够了。起初，我還以為她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傷心事。對她深表憐憫，有時候也不禁偷偷兒的掉下幾滴同情之淚呢。可是接嘴的日子久了，才知道她的哭是無聊的，就是芝麻小事情也要哭上一兩個鐘頭，彷彿一天沒有哭就活不了似的。因此，我對她的觀念也改變了。

她的文章本來寫得不錯，在作文簿上都能得到甲等。可是，上星期的作文我得到甲等她反而得到乙等，她氣得伏在桌上哭，說先生打錯了分數。我叫她去找先生問，她又不要，但她那篇寶貝文章又不肯公開，鬼才知道是先生打錯分數還是她自己做得不好。看着她那副死鬼臉就使我生氣；其實多幾分少幾分又何必那麼認真呢？就是得了零分，也不好在大眾面前哭哭啼啼的，多丟臉！假如真的要哭，何不忍着回家關起房門躺在床上哭個痛快！這樣神不知鬼不覺不是好嗎？可是她偏偏愛在大眾面前表演，希望別人去安慰她，說幾句使她心甜的話。然而這回却使她失望了，因為她表演哭的次數太多了，大家都看慣了，誰也不去理睬她。

她是一個戀愛專家，年紀輕輕的十七八歲羅曼史就一大把，當她高興的時候，她會滔滔不絕地說出她的羅曼史給你聽。

慧英的身材很胖，這是一件遺憾的事。她時常問我怎樣才會使身體瘦下去，我有意開她的玩笑說：

「要瘦容易，每天少吃飯，最好再多吃瀉藥，給它天天瀉……」

「去死啦，等下瀉出病來。」

「要是能病更好。」

「為什麼？」

「因為病會使人消瘦下去，不是合你的心意嗎？」

她這個大傻瓜不知人家跟她開玩笑，也不想是不是可能的事就照我的話做。結果，一天上八九次廁所，沒有幾天功夫是瘦了點，但是這種苦她是吃不消的，又哭了起來。

這幾天很奇怪竟沒有看見慧英哭了，一天到晚忙來忙去不知在忙什麼，我也懶得去問，反正她不要在我面前哭喪着臉，我就很幸福了。

在一個傍晚時分，她唱着歌兒走進我的房子來，高高興興的遞給我一粒牛奶糖，自己口裏也在吃着。

「喂，這幾天為什麼這樣得意呀？」

「還不是一樣。」她說。

「聽說你近來跟你表哥要好是嗎？」

「沒有的事。」

「嘿，別瞞我——奇怪，你從前不是說看見他就想作嘔嗎？」

「因為從前不了解他，所以討厭他，現在……」

「現在很歡喜他。」

「死鬼。」她舉起手打我。

「喂，小心呀！愛情是一杯苦酒，可別醉了。」

她一笑置之，我也不敢講得太多，恐怕等下子又惹出她哭了，那才糟糕呢！

今晚我太疲倦了，還沒有八點就睡覺，當朦朦朧朧之中，忽然覺得有人在哭，開眼一看，原來又是她。

「慧英，為什麼哭？」

她把被連頭也蓋住，我輕輕的拉開。

「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嗚嗚，他欺騙我。」

「誰欺騙你？」

「我的表哥呀！」

「他怎樣欺騙你？」

「他會對我發誓說世界上只愛我一個人，誰知……他又有愛人了。」

「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去植物園，親眼看見他跟一個女的怪親熱的依偎着。」

「唉！好在你早發現了。」

「我恨他，恨所有的男人，他們專門裝一副油腔粉臉來欺騙女人。」

「不能這麼說，難道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嗎？」

「在我看來都是。」

「這很難說，女人也有欺騙過男人呀！」

她默然，我更進一步說：

拋棄了。」

「你說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壞傢伙，那你爸爸也在內囉？」

「當然，我恨死了我爸爸，自從去年他愛上一個舞女，就把媽和我們拋棄了。」

我還能說什麼呢？她所接觸到的男人都是壞蛋！

「好了，別哭了，以後要小心。」

我伸了腰，正想睡覺。誰知她越哭越起勁。

「慧英，不是我說你，你愛哭的脾氣應該改，因為哭是弱者的行為。你在男人面前哭，就表現你已屈服了，你沒有勇氣來對付他，這樣他們更敢欺負你。」

「……」她用手擦乾了眼淚。

但願她真能改掉惡習，以後笑嘻嘻的過日子！



譯西厚馬

著格菲莎及埃

沙榭杜勒認為應使過去追求她的幾位舊情人的夢幻，逐漸醒悟，不再對她糾纏。但是其中一個替她出過大力的勇士費哈倫丁，逼迫她兌現和他結婚的諾言，結果她把這個武士送進了牢獄去監禁。

沙榭杜勒雖然已升登埃及的王座，仍不滿足。她是要做整個安幽布王朝的大皇帝，統治了整個阿拉伯的領域，才算過癮。於是她就敦促她的丈夫出兵攻打大馬士革。

不久沙利哈蘇丹，雖已按照計劃，完成克服大馬士革的任務，但他在戎馬生活中操勞過度，凱旋歸來後，便身害重病。在沙利哈蘇丹出征大馬士革期間，沙榭杜勒私自下令把阿德里處於極刑。她相信她丈夫沙利哈歸來後，必會贊同這件事。但是幾天後，沙榭杜勒所親生的太子海理理，忽然害病死去。她的獨生子的夭折，並不影響

她遠大的企圖和夢想。她丈夫直到後來死去，也沒有寫下要她繼承王位的遺囑。但她已決定在丈夫沙利哈駕崩時，親自執掌王位。

實際說來，過去她已執掌了四年的大權了，她的丈夫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蘇丹不論處理國家的任何大小事，都得由她指示，跟隨她的意見。

沙榭杜勒這時的年紀已有三十四歲，她爲了忙着追求遠大野心的實現，也無心顧及到戀愛問題了。實在她是不需要戀愛的；雖然她難免也有性的衝動。她看上她丈夫的密友伊巴克，這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土耳其奴隸，在她的生命史中首次使她心動搖。但她的野心和慾望，立刻打消了她的温情，她決不再迷戀伊巴克。

但是伊巴克已愛上了她，受她的憐愛而發狂。一個奴隸怎能愛上了蘇丹后；他開始向真主祈求保佑，並蔭澤他的妻室和兒子。

當時沙利哈蘇丹對伊巴克非常信任，把他當成最親密的朋友，提高他的職位到了重臣的等級，每當沙榭杜勒與蘇丹談商國家要務時，總少不了要有他在場。

突然一個大動亂的消息，傳到了蘇丹的耳裏，就是十字軍已大舉進犯埃及的邊境。法蘭西國王路易第十九，親率一千八百艘戰艦，佔據了埃及及北部地中海的古卜魯斯大島，兩三月後，十字軍就會打到埃及邊境的底目亞特城。

沙榭杜勒王后，同意釋放前因愛她而被捕入獄的武士費哈倫丁，令他率兵保衛底目亞特城。蘇丹已決定把北部的愛施蒙城爲最高統帥部。蘇丹偕同比伯利斯，伊巴克和沙榭杜勒等樞腦，前往駐紮該城，指揮軍事。

十字軍由底目亞特城郊區登陸，前方總指揮費哈倫丁大將，指揮大軍展開抵抗戰。士氣的振奮，和抵抗的猛烈，使對方的軍心大爲渙散，未及天黑，費哈倫丁就獲得顯著的勝利。兩軍在夜晚各收兵回營，準備第二天再繼續戰鬥。但是費哈倫丁當晚並沒有睡，他忽然對沙榭杜勒將獲得

的這次軍事勝利，感到非常痛苦。他並未忘記他在牢獄裏挨過的八年苦日子，這就是他獻出的愛與忠，爲她而犧牲所得的酬報嗎？他忽然起了報仇的念頭，他決不需要勝利，他就下令向後撤退到曼蘇爾城。他的部隊都非常驚訝，全都懷疑他已向十字軍倒戈了。他的部隊造好了木橋，渡過尼羅河，渡過後也沒有想到把橋毀壞。

清晨歐洲軍十分詫異，他們看不到前方防軍的一絲踪跡，他們就走過造好了的木橋，向底目亞特城進攻，與費哈倫丁大將指派守城的軍隊交仗。

這個消息傳到了最高統帥部，蘇丹和文武百官都非常震恐。沙榭杜勒立即會悟到這是費哈倫丁對她的報復舉動，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她決定要糾正這愚蠢將領的錯誤。她就趕去接近他，向他獻殷勤，表示對他恢復原有的愛情和信任。

她爲要維護自己，就得消除引起猜忌懷疑的根由。她相信大臣伊巴克是造成武士們背叛災難的原因。她應該斬殺其中十二個不忠的領袖，她以閃電方式完成這項謀，沒有使她害病的丈夫沙利哈蘇丹知悉她先發制人的辣手。

她把最高統帥部遷到曼蘇爾城的近郊，她沒有等費哈倫丁來會見她，她却先去見他。她拉他到一個密室裏，把自身投在這武士的懷裏。她向他發誓愛他，內心隨時惦記着他，要爲他盡忠。這時費哈倫丁大將馬上受了美人魔力的感召，忘了他數年牢獄生活的苦痛，他答應決爲她爭取戰爭的勝利。

於是費哈倫丁、伊巴克、比伯利斯、阿格它等四大軍事將領會同前去謁見蘇丹，請他批准最後的軍事防禦計劃。但是蘇丹的重病，已臨危急階段，在他最後的呼吸尚未斷絕前，勉強吐露他的心事。他對沙榭杜勒說：「他原想公佈愛妻沙榭杜勒爲他王位的當然繼承人，她比他的兒子圖朗沙，或比其他任何人，都適宜執掌國家大權，但是回教國家是沒有婦女爲王的律法的，囑她把繼承的大權交給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哈利發

(教皇)去處理。至於安幽布王朝留傳下的寶藏，全歸她管理。當時他就把這項遺囑交給她。幾乎蘇丹的氣還沒有斷絕，沙楂杜勒王后，就憤憤地把遺囑用火燒毀，跑到營幕的角頭去思想。法律為何不許女人坐在王位上呢？它是根據什麼原理原則，作這樣硬性的規定，她要憑她自己的能力來爭取，以達到繼承大統的目的。若是她按照自己的方法，停止這種不合理的成法，她能保存大皇帝的版圖不起變化嗎？難道她真不能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成法嗎？

她相信她的思想是正確的，只是促成這種變革的手段，却須緩和，不操之過急，以免引起反感。至於遺囑，倒對她沒有什麼影響，她決心要做安幽布王朝的蘇丹。她於是把蘇丹崩駕的消息，秘而不向外宣佈，只讓一殺矢志効忠她實現大皇帝美夢的少數親信知悉。她就將蘇丹的屍體和寶物，秘密地送往開羅，藏在尼羅河中的一個小島的古堡裏。

她登上王位以後，就任命她的親信蘇海理，專門做做已故蘇丹的筆蹟替她簽署各項重要的文件。他摹做得一模一樣，好像簽名的不是他而是已故的蘇丹。至於伊巴克和費哈倫了，則站在她的左右，參議她的一切機要了。

沙楂杜勒毫不注意到對方的感覺和愛情如何？她簡直成了玩弄男子的魔鬼。她口是心非，只求滿足她個人的帝王思想，雖成了犯罪違法的魁首也無妨。因此她對伊巴克這個武將，雖然是傾慕，也非出於真誠，只是想利用對方的熱愛而完成她的目的。以後她認為伊巴克可利用的機會較少，況且和他接觸多了，會使他惴惴不安，於是她就想法迴避他。在現階段她認為依靠費哈倫丁和比伯爾斯兩武士，比較可靠。其實這兩個英雄，不也是被她的權勢和美妙所誘惑麼？她這時的腦筋比任何時候動得多，尤其怎樣使男子們為愛她而犧牲一切。反正她的意志是絕對自由，她丈夫沙利哈蘇丹活着時，她就是這樣隨心所欲了。

那時被放逐在海發古堡裏的儲君圖朗沙，對國家大小事，毫不知情。她在對伊巴克下了「保衛異族」的命令後，想來想去，認為還是依靠老百姓的好。她也動了謀殺儲君圖朗沙的決心。

她決定離開埃及到麥加和巴勒斯坦去參謁聖蹟，想在老百姓的心中，抬高自己的聲譽，使老百姓相信她是一個有宗教修養的虔誠者，以鞏固她個人的地位。

臨走時，她親向四個追求者辭行。她對費哈倫丁將軍發誓忠實相愛。她又使過去和她一同過放逐生活的比伯爾斯恢復了當日的愛情。至於和她很久沒有見面的大將愛格它亞，她親去找他，揭開她真實的花容玉貌，讓他看一個飽，當她離開他時，他已成了她最忠實的奴隸了。

最後她會見了伊巴克。那時她戴上了面罩，因為她的心常在見他時就跳動。但她保持着鎮靜，對他表露她的意志和決心，並再三叮囑，若他願意的話，他將成她最得力的助手。伊巴克受寵若驚，承允擔任她所指派的任何艱鉅的工作。於是她對他坦白了心事，要他解決儲君圖朗沙的性命，佔據埃及和敘利亞的皇位。

她寄了一封很別緻的信給儲君圖朗沙，向他道賀他的父王沙利哈之死，促他迅速歸來繼承王位，至於她却没有任何野心，因此她決定到麥加和巴勒斯坦兩聖地去，修心養性一番。

亦許這位儲君當時討厭海發古堡中的放逐命運的緣故，整日和酒色財氣親近，過着頹廢懊惱的生活。他也明白他之遭遇這樣的境况，遠離國家和家人到這邊遠的地區來，沙楂杜勒應負完全責任。這時既得沙楂杜勒的允許，他自然喜出望外，決心回返埃及繼承王位。他也在內心打好主意，等待把安幽布王朝遺留下的所有財寶，由沙楂杜勒手中接收後，就下令逮捕她，而處於極刑。他回到埃及及坐了王位以後，立即寫了封信給沙楂杜勒王太后，要她結束旅行生活，迅速返回埃及。

說也有趣，沙楂杜勒在麥加和巴斯勒坦兩聖

地，完成修功辨道的清靜生活，回到埃及後，她的皇帝夢却也跟着實現了。她應用先發制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斬殺了蘇丹圖朗沙，攫奪了他的王位。

★ 那時埃及對付十字軍的抵抗戰爭，已到了危急階段。法王指揮的軍隊，已節節勝利，越過尼羅河，進逼北部的重鎮——曼蘇爾城。

沙楂杜勒女王的四支軍隊，用計詐降，迎接征服者，允許他們的大軍入城，要把他們完全消滅。法軍乘勝餘威，未加考慮地便一直開入城內。埃及軍隊乃四路夾攻，重重包圍。這時法王方知中計，親自指揮突圍，不幸終被費哈倫丁率領的大軍攔獲。於是整個東征的十字軍都大為惶恐！

但是十字軍的一人，忽然行刺了埃及的大將軍費哈倫丁。十字軍開始總退却，當他們越過尼羅河後，却没有把橋毀壞。

那時新登極的圖朗沙蘇丹，巡幸解圍的曼蘇爾城，剛擊敗十字軍的埃及大將愛格它亞，率領凱旋的大軍迎接蘇丹入城。

繼後十字軍的將領向埃及蘇丹請求休戰，訂立和約。他們提出的條件是，如果埃及釋放被俘的法王路易第九，他們願意撤退到埃及的地目亞特城。埃及蘇丹圖朗沙已承允接受。這時忽有一十字軍的使臣，前來會見十字軍派來的將領。此人說，他是法王路易第九的專使，國王命他以口頭傳佈御旨，命他們無條件投降。但這信使是偽裝的。

圖朗沙蘇丹乘機提出了議和新條件，若十字軍完全撤離埃及，他願給予重賞。

十字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接受這個條件，以求達到釋放他們的國王的目的。

在這期間，沙楂杜勒王太后，已達到了前方，參與機要，她學會了其他三個心腹大將，定下了緊急策略，準備第二天夜晚，在法爾士庫爾城，

暗殺圖朗沙蘇丹。

夜裏比伯爾斯大將監視着蘇丹，忽被敵人刺傷了身體，但沒有刺中要害，他回到營幕裏來，鮮血不斷地滴流。

比伯爾斯大將，怒火中燒，立即下令進攻圖朗沙蘇丹的行營。圖朗沙率眾逃脫攀登木製的堡壘中去抵抗。於是包圍的軍隊，就放火焚燒木堡。火光照明了尼羅河，年青的蘇丹的性命就結束了。

安幽布王朝的籽種滅絕了。沙楂杜勒在三天後，就要登上了王位。

她去到伊巴克的營帳中，這次她的面罩已經揭開了，她仆在他的兩手間。她的隱憂，就像枯樹的葉子，漸漸地脫落了，顯出了她的真意。擁護她的臣民，都熱烈地稱呼她！「蘇丹娜」。

過了幾個月。……

回教哈利法（教皇），派遣的使節團到達了埃及，呈遞教皇的書信，要求埃及王室解釋明白，他們以女性為蘇丹的動機，是根據何種法典和先例。

沙楂杜勒深恐這種宗教意識的反對，會使她身敗名裂，只好撫順輿情，宣佈退位。

但伊巴克大將却不肯錯過這個機會，有意和她為難，向她提出結婚的請求，幫助他成為埃及王座的當然繼承人。

沙楂杜勒雖當着他的面，表示內心的悲傷！問他一旦結婚之後，她怎麼對付他的妻室兒女呢。但第二天沙楂杜勒和伊巴克終於結婚了，他竟輕易地登上了王位，執掌埃及的大權。

沙楂杜勒就這樣變成愛情的俘虜，以代替她長期受帝王夢所操縱的命運。她現在倒感到她的新丈夫關心國王的事，較關心她為多。她也嫉妬他尚保留着前妻。她只好用好話逼他把前妻離去。但他却加以拒絕，且表示願為保衛前妻和王座而犧牲，然後竟離開她而到前妻那裏去。

但是沙楂杜勒堅持已見，伊巴克又慌張而無可奈何地轉回，決定不再歸到前妻那裏去。他雖這樣讓步，仍不能減低沙楂杜勒的嫉妬之火；她要伊巴克只有她一人。雖然事情的發展，足以疏忽國家的任何大事，也在所不惜。

當國家的財政狀況惡化時，伊巴克就向她提出交出安幽布王朝所有財寶的要求，用作改善經濟的頹勢。她造謠說：「在很久的時期內，已用這些財寶來填補財庫的缺空。」當時伊巴克也明瞭她在扯謊，只好暫作罷論，而用新的稅收去向商人和地主們身上勒索了。徵稅的名稱，是用：「蘇丹特有的權利」。

沙楂杜勒對他丈夫這種盡心竭力的方針，並沒有絲毫憐惜心。她竟發動冒險來反抗他，致使擁戴她的沙爾萊伯地方的羣眾起來革命。伊巴克立即用強大軍力鎮壓了亂事。他雖已獲得情報指明，沙楂杜勒是這次暴動的主謀，但他却不敢相信是事實。接着又有比伯爾斯和愛格它亞兩將軍起而暴動。謠傳已到達了伊巴克蘇丹的耳裏，述說是他妻子的冒險反抗。但他也不致信以為真，只想親自調查。

這時納薩爾太子由阿拉伯歸來，欲篡奪埃及的王位。伊巴克蘇丹親率大軍抵抗。兩軍正在埃及邊境交仗最激烈的消息被沙楂杜勒知悉，她立即發行新錢幣，在錢上印着納薩爾的肖相。

但最後的勝利却屬於伊巴克蘇丹，他班師回開羅來，發現鑄造納薩爾太子肖相的新錢幣，是沙楂杜勒的勾當。他對這種間諜工作感到非常痛心，決心遠離他這惡魔似的妻子。

沙楂杜勒知道她丈夫的這種意志，是非常堅決的，就想法報復。她寫了封信給剛吃過敗仗的納薩爾太子說：「我已決定推翻伊巴克，你快來吧，我伸長了雙手，和埃及的王位，在等待着你的。」

但這封信被送到另一太子莫蘇理的手裏，（他與納薩爾太子是仇人），他却把這封信送給伊巴克。

最後沙楂杜勒決心暗殺她丈夫，在她聽到了伊巴克將娶莫蘇理太子的女兒為后的謠言後，愛的嫉恨，促使她冒這次大險。

她按着計謀行事，先寄了封非常懇摯的信給伊巴克，信中言詞生動，除了讚美伊巴克的英勇之外，她仍保持對他的恩愛，請他回心轉意，接受她的純潔的愛，快快到她這裏來。

其實她已安排好步驟，要她的手下人幫助她作這種謀殺的冒險，幾乎伊巴克還沒有到達沙楂杜勒的臥室，就被埋伏的劍客們刺傷倒地。沙楂杜勒在臥室得悉她丈夫被刺的消息，立刻飛奔出來拯救他。她一見受傷倒地的伊巴克丈夫那英俊的像貌，她簡直忘了是她報復的效果。反而情不自禁想起她倆當日的恩愛和幸福。她推開了包圍受傷者的劍客們，仆在他的胸上狂吻，她想拯救他的傷痕，但他們的傷勢過重，已來不及拯救，他保持了最後的呼吸，而死在她的兩手中。

在這情況下，那忠實的宮女亞莎，欲使沙楂杜勒遠離這犯罪的地點，使人不致說她是嫌疑的謀殺犯。但沙楂杜勒却不肯聽從，反而果敢地說：「伊巴克雖死，對我毫無成就。」

伊巴克死後，他的嫡長子阿理，被擁戴為蘇丹王位繼承人，沙楂杜勒和宮女亞莎，同被逮捕而監禁在開羅介拉爾山的牢獄裏。

前已故蘇丹沙利哈的舊部屬，趕來包圍了牢獄，戰勝了防守的獄卒，欲救出被囚的沙楂杜勒，和宮女亞莎。但她拒絕和他們出走，願意留下來。

審判沙楂杜勒的法庭開始了，伊巴克的元配夫人也來到這裏參加審判，她現在已是阿理蘇丹的母后。

沙楂杜勒拒絕死在她的前面。

這位新蘇丹母后的宮女們，一蜂擁上前來拷打沙楂杜勒的頭部，使她暈倒在地，她們再把她載到介拉爾山那黑暗的牢獄去監禁，但不多時，這一代女傑的生命就此結束了。（下）

註：蘇丹娜即埃及語蘇丹后的意思。

請採用最理想最完備的國文教材

# 友聯活葉文選

十月份新出版下列四十三篇

• 連前共出版有三百二十九篇 •

編號	篇名	作者	定價
33	師說	韓愈	.05
44	訓儉示廉	司馬光	.10
53	宜黃縣學記	曾鞏	.10
125上	爲學與做人	梁啟超	.05
125下	爲學與做人	梁啟超	.05
129	明湖居隨書	劉鶚	.05
139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10
137上	讀書	胡適	.10
137下	讀書	胡適	.05
210上	兼愛	墨子	.05
213	王蠹	韓非	.10
262	與友人荆雪濤書	于成龍	.10
303	左實貴死難記	振鐸	.10
320	明恥	邵元沖	.10
321	流星	李燾德著，劉復譯	.10
328下	最後一課	胡適	.05
342	劉備訪諸葛亮	羅貫中	.10
344上	王冕	吳敬梓	.05
344下	王冕	吳敬梓	.05
346	落花生	許地山	.05
347	水的希望	呂夢周	.05
349	滋竹的書	章錫琛	.05
351	麻雀	屠格涅夫著 石民 清野合譯	.05
352	山陰道上	徐蔚南	.05
354下	孫悟空	吳承恩	.05
355上	少年筆耕	亞米契斯著，夏巧尊譯	.05
356	懷愛羅先河君	周作人	.05
366	風雪中的北平	金兆梓	.05
367	夏天的生活	孫福熙	.05
368	懷疑與學問	顧頡剛	.05
369	運河與揚子江	陳衡哲	.05
370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傳	.05
371	享福與吃苦	種因	.05
372	遊雁宕山日記	徐宏祖	.10
373	釣突泉的欣賞	老舍	.05
374	湖上中秋	舒新城	.05
375	白馬湖之冬	夏巧尊	.05
376	談動	朱光潛	.05
377	論語四則	朱光潛	.05
378	母愛	冰心	.05
379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孟子	.05
380	古代英雄的石像	葉紹鈞	.05
383	岳飛的少年時代	托克托	.05

• 總經銷 •

星隆怡棧友聯書報發行社

物刊生學一唯馬星

# 學 生 周 報

每期有「動腦筋」遊戲  
人人有得獎機會

由星馬同學自編

內容豐富  
彩色精印  
每份二角  
長期訂閱

包羅萬象  
裝訂成冊  
售價低廉  
另有優待

爲星馬同學而編

小說詩歌散文樣樣俱全  
歡迎把作品寄來

友聯書報發行社總發行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PORE, I.

星隆  
怡棧

## 本刊廣告價目表

內文	封底內頁	封面內頁	封底面
單色	單色	單色	三色
每方吋	全版	全版	全版
製電版費、美術設計、另外計算	二分之二	二分之二	二分之二
長期廣告、另有優待、折扣面議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叻幣一百元	叻幣一百二十元	叻幣一百元
	叻幣五十元	叻幣七十元	叻幣六十元
	叻幣三元	叻幣四元	叻幣三元



濱泗鍾

(畫油) 網 漁